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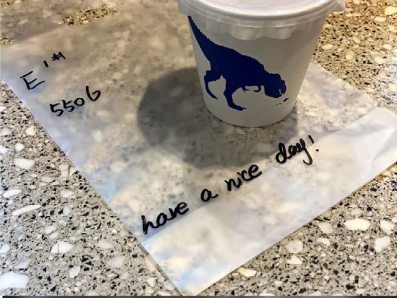
洪水

Monthly

When people ask “But where is the art?”



大小咖啡里的春天捕捉



冯火



2022年3月第109期

When people ask “But where is the art?”



documenta
ruangrupa x freeze magazine

冯伟敬: 艺术王	1.5
PM: 下午	02
盯鱼: 无聊·结构艺术	2.5
丁笑: 北京日记	03
itsoba: 可循环型标题	3.5
爱丽丝酱: 月之细雨	04
野生: 泉	4.5
鲑鱼: 塔公园	05
彭袁清荷: 愚人船	06
野乔: 孤独一次, 就终身孤独	07
Hermine: Widerstand	08
李炸炸: 动物世界	11.5
马桓: 斜塔	12
FRANCES: 临时集会	12.5
熊佳: 熊食料	13
葡晓龙: 炕上的史诗	14
: 2020/10/22/1355	14.5
李翔伟: 情书	15
下雨: 青春期	15.5
谢呕病: 三六五三一	16
丁莫非: 小丑之花	16.5
鲍伟亮: 南河	17
徐Cc: Cc画展	18
smoooon: 野森林	19
艳秋: 杂谈	20
孟垚: 北方风景——孟垚的诗	22
Grice: 千字文	22.5
刘阿尖: 流浪世人	23
能尖日: 你给我发的是上次的怪兽嘛	24
梁嘉懿: 断光诞生	24.5
陈柯言: 企鹅饮水室	25
VIVI: Z世代感想	26
北暮: 破烂诗人	27
柳葵: 立秋之后	34
丑丑: 我也不知道何时开始的	35
辛明: 到处看	36
刘晗: 不意外行为	37
旱地: 寂寞就墨迹死算了	38
阁得: 夜色不美从你的吻开始, 我终于爱情但把它葬进土里	38.5
黄普: 黄普专栏	39
小鱼干: 荒荒的日常!	40
蓝狗: 醉酒日记	48
王生鱼: 睡大觉看见时	50
HYO: 给《冯火》的投稿	52
海德威尔: 小镇往事	54
刘晗: 意外行为	55
Y岑青儿: 永远的冷诗	55.5
音森玫瑰: 快乐呀, 水手	56
屠剥: 空洞	56.5
范庆奇: 我残梦一般的村庄	57
叶子君: HELLO THERE	58
朱建林: 我叫阿史	59

拉广告: 欧飞鸿 大使: 史镇豪 吹水: 朱建林
打印: BUBU 排版: 冯伟敬

联系方式: 扫上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平台

相关声明:

凡接受本刊邀请或向本刊投稿经采用者, 均同意图文内容于本杂志、合订版、网络等不同媒介传播;

版权所有者 本刊图文非经作者同意不得刊载;

不设稿费、不作编辑校对, 所有栏目内容均为独立创作, 不代表本刊立场;

内部刊物, 仅供创作交流, 不对外销售;

感谢所有撰稿人的无偿供稿。

亭园村呈现着一种非典型的城中村面貌。虽然这个叫做小箍围的小岛现在被称为大学城，但它并不是一个城市，里面的村庄自然是正儿八经的自然村，却因为大学扎堆的规划令这边变成了城，有了学生带来了消费力，超市、饮食店、画材店、单车店、爱爱客栈纷纷进驻村中，所以这些个自然村就自然地出现了城中村的面貌，但因为村中仍有大量原住民，故相比各大城市市区典型的城中村，它又有那么一点不自然。但无论如何，村民多少拥抱了变化，从亭园村处处张贴的出租信息、此起彼伏的动土噪音便能瞧出，这个非典型城中村在不久的将来，将变得越来越典型。

又看看地铁口正在兴建的楼盘和商业体，这个小岛离变成城市真的指日可待，想到这个小岛曾是古代南方帝国的皇家狩猎场，再到后来皇家墓园，就是不胜唏嘘。同样让纯屹比比二人唏嘘不已的是，即使村子里新建的出租房租让人乍舌，却仍一房难求。

无奈，二人只能往村中深处走去。在村子的巷子里，仍然很容易找到出租信息，再三比较后，纯屹拨通了一个出现频率最高的电话。

“喂，是租房的吗？”

“喂！”

“喂！是租房的吗！？”

“喂！喂！”

……

“咋了？”

“不知道，打另外这个吧”

正当纯屹准备拨通另一个电话打时候，对方回拨了过来

“喂，是叫车吗？”

“啊？”

“你不是打我电话吗？”

“啊？噢，对不起打错了”

……

“干嘛？”

“说什么叫车，打错了吧”

“看看？号码没错啊”

这时电话又响，比比抢过电话接听

“喂”

“你干嘛的啊”

“你是不是有房租啊？”

“噢！有啊！你在哪里？”

“我在你贴号码的楼附近”

“我很多楼的！你到市场前的榕树等我吧”

“噢，好，你什么时候到？”

“很快的！一分钟就到了！！”

结果二人在榕树底等了15分钟，才有个男人没戴头盔开着摩托车过来

比比见车停在自己和纯屹面前，看了一眼不紧“噢”了一声

“租房是吧？”

“叔叔？”比比用手比了个名片的形状

“呵呵！算你便宜点！来，想租多大的房啊！”

“等一下，你们认识？”

“咋们系新生报到那天不是有个人才雇台摩托车横穿篮球场去报到处嘛”

“诶？”

未完待续

巨大的下午

抱着其他的女歌手

我给你粉红的承诺

我会假装活着，在响指声

在床里的弹簧的承受中

星星从那里进入夜晚

一个孩子倚着的树撑高了空虚

我给你忙碌，恐惧，大笑的嘴

我给你一首被抚平的摇滚乐

像女人抚平她的头发

还有易断的速度与公牛的屁股

总之，食肉的感觉，洁白的我的记忆

通通都给你

“她”“她”与她

“

《涩谷》

群青日和

行走在青涩山谷间

我们

”

河流汨汨。看过一个人物传记类电视剧，讲一个日本的音乐家。他大概三、四岁的时候就有了音乐的启蒙，因为对继承家族企业不感兴趣，而喜欢跑去林间的溪水旁听水流声，时常听一整个下午，沉浸地。使人沉浸的故事。有时候正巧午时时分，远远飘来咖喱的香味；有时候溯溪打湿了双脚，凉意直侵袭到小腿肚；小时候的世界末日传闻又传来耳边。三件事接连发生或者同时发生，或者发生一件事打开了其他两件事的觉知。我很快便觉得没有回忆这种说法了。联觉都沉浸式。

我甚至开始爱上一个跟我毫不相关的人。她出现在他的摄影里。

前几日，他正做他的第二本摄影集。他在工作室用电脑排版、设计，首先是挑选，从无数个文件夹里选出能够成书印刷出来的。我坐在他旁边看他反复挑选，觉得也许能帮上点忙。有时候他会令我帮他挑选一些不错的商业摄影的作品从众多质量参差不齐的照片里。他说着他有选择困难症，我更觉得他想邀我参与他的事情，他知道怎样自然地与人建立连接。我坐在他旁边，有无数照片从我眼前闪过。他点出两张基本相同的照片让我帮他选择。他认为它们的色调略微不同，而我注意到它们的区别是人物脸的角度不同，我几乎不带犹豫地说“看不见脸的更好呀”，他好像恍然大悟，然后重复着语句夸我聪明。

其中，我注意到一张拍女人脸庞特写的照片。它的确与众不同，或者说她的确与众不同。我几乎感觉到他对这张照片特有的情感，来源于照片中的她。我确实对他的曾经的情感经历好奇，但又很平淡，有时候他自然地就会讲出来。他讲他高中的初恋女孩第一次帮他在学校里口，除此还有他约妓女破处的往事。我看着这张照片里的女人，她的眼眸温柔，红色的嘴角流出白色的液体。

等到他摄影集的样书出来以后，我翻阅它，再次看到了那张照片，那个女人，在这页停留。有时，她的脸庞，被他用相机瞬间记录下来的脸庞浮现至我脑海。而每每使我感受到温柔。

2011.5.18/23:53 总是情不自禁的向自己许下承诺，生活总是被分成一段段，不断的重新开始，因为坚持总会被各种原因给中断，自己不断需要承诺和理由重新开始，坚持对于我来说还是太难，不得不说自己是一个容易放弃的人，如果我要坚持一辈子，那么我坚持的东西就应该是几辈子的重量，但是会有几辈子的理想吗？唉 ~~~ 记录：速度与激情 52011.5.18/23:58

《》

— 。
| · · · | ?
| · · · | *

符号词源学：

be 草丛里的老鼠

河畔洗漱 动词词组

Xi (大写 Ξ, 小写 ξ)

第十四个希腊字母。

请注意！落梯式

两只摇摆的虫子

术语。

3.5

(很安静地站立)

无题

树的影子伸长，在水中轻轻摇晃，人们拉着船经过
白色丰满的帆张开，喜悦地站立，仿佛一次聚会
微风吹拂愉快的面容，靠近彼此，那样亲密地交谈，繁盛了
整个季节，农人们的日常，耕种与祈祷，泥土如承重的称

当飞速编织的绿叶让光热的太阳穿过，门和窗不再紧闭
人们来到桥上，相遇伴随了流水不尽的旅程，述说与传奇
言语重复生命，没有一双手，能够指引，宛若时间更换
新衣，紫红的长袍垂落，召唤路上惊异的眼睛，一次月亮

庞大地自树木间泄密，仿佛醉酒，粉红的少女在狂风摇撼的
树下奔跑，直至清晨，直到河流缓和，倾斜的岸边有什么燃烧
夹杂果实与花朵的香气，辛辣而芬芳，晴朗的一天，妇人
和孩子在草地玩耍，树枝晶莹，没有一点阴影，有人准备归来

有人正要离开，堆积了力量的树冠对抗，形成高壁，急湍的
溪流在岩间迈步，把银的亲吻掷向周围，美丽披散、书写
如同疲倦的旅人，光依靠在大地上，温暖的金黄印记催促树木
更笔直地向上生长，纯洁无畏，抵达天空的深处，那时

祖先回到旧日的房屋，窗前紫花吸引粉蝶与蜜蜂，一张木桌上
摆着杯与碗，连续不断地，众人行走，擦动植物，发出声响
一个命运，盘旋在水上，描绘灿烂的涨潮，身体如船闪亮
沐浴盼望，灵魂又如树，安静地守望，等待一颗鲜红的珍宝

砂之女

你通过身体的感觉器官
海的边缘正缓慢行动
风组成海水咸湿的序列
舔舐你的鬓角

那种倏忽而过的感受被留存于影像
透过双眼
正在衰微

风蚀过自然肌理
从岛上传来咚地一声

超越现实的回响

你看不见的手
怀抱着一面砂作的镜子
映出另一头相似的身体

重组调性

海水从斜风滑出演成一幕微型瀑布
抖落天然造就的砂之女
你看不见的手
她尚未长成

泉
／
野生

4.5



塔公园
／
鲛鱼

我的三位昆虫朋友

我常常感觉有一些人不是人，而是一块墓石，压在我的心脏上头。但是与此同时，有一些比我的心脏更小的心脏跳动在墓石上头。我是一个人类，我有一些朋友。

现在这几位朋友正一字排开，站在我的面前。

稍等一下——（毛蝇麻烦你飞的时候安静一下，你挡着我和疯枯叶蝶对视了，你这样我们俩没法讲话，我总得和它打个友好礼貌的招呼吧。）

（清一下痰）

下面就由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几位远道而来的朋友们。

一、我的毛蝇伙伴。

毛蝇是我的第一个伙伴。一切的野性必然有一个注定的缺口，野性是不可磨灭的细胞记忆，一往无前地向粪坑出发，寻找一个看似完整的缺口，从那里进入，进入腐烂的生命，进入腐殖质的草坪，在那里歇息，停留，吹牛拍马，我们在那里相遇。我在腐殖质里游泳，毛蝇在腐殖质里喝我的游泳水。谁先说的你好？腐殖质赠与我模凌两可的记忆，应该是我先说的你好吧。你好，毛蝇，你后背上的毛真好看，你在哪里做的美发？

毛蝇懒得理我，这个打招呼的方式太糟糕了，毛蝇才不是炫耀自己的毛的那种蝇呢。但是毛蝇其实很在乎自己的毛来的，毛蝇的族群没有一只蝇长毛，只有它长毛，长得还是红色的莫西干毛，像一个巨大的操纵杆横亘在它的两只眼睛之间。我伸出手，每拨动一下，它就眨一次眼睛。它空洞复杂的眼睛里，有无数个时钟，每眨一次眼睛，她的时钟就向前移动一步。在它眼睛的时钟里，我伸开我继续着的手臂，展开我天蓝色的心，搅动时针。在毛蝇眼睛的时钟里，我找到了我永恒的爱人。那时时针，在我的体内搅动，我们刺破时间。

但是这一切发生在腐殖质里，在腐殖质里发生的事都是徒劳的。时针会被腐蚀，长出菌丝，然后成为有机物融化在土壤里，没有人会记得这一切。起初我们试图延缓这一切的发生，但是人为的事物一定会消散。很快我们就先后离开了腐殖质河，永恒地离开了。

二、阁楼上的疯枯叶蝶。

我最好的朋友是疯枯叶蝶，和疯枯叶蝶见面的时候，它正在发病，嘴里嘟嘟囔囔，把语言用来作为除了表达之外的所有意图，语言被它用来开花，用来浇水，用来喝咖啡，用来观看，用来唾弃，但就是不用语言来作为语言。于是所有人都说枯叶蝶不是枯叶蝶，而是疯枯叶蝶，毛蝇特别坚持这一点。但我和疯枯叶蝶的相遇与毛蝇不一样，我们用缄默来使用语言。

疯枯叶蝶带我去了一个我没去过的地方，一个无限宽阔但无限闭塞的空间，里面有一扇无法打开也无法被关上的窗户，一张无法睡觉也无法站立的床，一张无法写作也无法做瑜伽的桌子，还有一个不能用来跳舞的跳舞机，这是它的家。

我们坐在那张无法睡觉也无法站立的床上，继续保持缄默。

我问疯枯叶蝶要不要喝水，疯枯叶蝶摇了摇头，我问疯枯叶蝶要不要吃东西，疯枯叶蝶摇了摇头，我问疯枯叶蝶要不要生育，疯枯叶蝶摇了摇头。我问它的时候，它便摇头。我不问它的时候，它便如如不动。只有询问要不要的时候，它会摇头。上下摆动的频率让我想起浮标。我之后便尝试问它一些更为复杂的问题，例如：什么是语言？什么是我？什么是水？等我问到最后一个问题时，它点了点头。

它开始点头了，我们的缄默结束了。我们面临的是沉重迟缓的告别，它的房间里人山人海，人类注视着它，人类享受这一场点头之交。

我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是疯枯叶蝶？

三、蓄水池里的绿藻。

毛送至粘球藻鱼认为，自由意志是一种错觉。它见过本华，但我没见过，所以我打算不置可否一下，毛送至粘藻鱼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它的生命根本就不是由它主导的，它的出生就是为了模仿。模仿从一个物种开始，到另外一个物种，到下一个物种结束。

毛送至粘球藻依靠毛送至粘球藻鱼生活，毛送至粘藻鱼虽然被人类叫做鱼，但是却是一种昆虫，生活在蓄水池上空。毛送至粘球藻也不是一种藻类，而是一种夏季开花传粉植物，毛送至粘球藻的花蕊模仿雄性毛送至粘球藻鱼的头部，吸引毛送至粘球藻鱼前来进行交配。毛送至粘球藻鱼交配的方式是头碰头跳交谊舞，据研究毛送至粘球藻鱼是从人类身上习得的这种舞蹈已用于交配，但人类说是从蜜蜂身上学会的。节奏是蹦蹦跳跳。总之这也是人类学界为其取名的原因之一，据说是因为二者的许多行为方式都雷同于人类耄耋之年的行为方式。

毛送至粘球藻和我的关系不是特别好，我们只是出于某种共同的意义认识，我们截然不同。它反对人类是由神创造的这个说法，因为在它们的神话中，神的第七天创造的不是人类，而是毛球至粘球藻。但毛球至粘球藻鱼是第八天才被创造出来的，这让它更加反对神的存在。它的存在只是一个补丁，一次修复，一个为了改变毁坏而创造的毁坏。但我怀疑这一切毛球至粘球藻鱼说的这一切只是为了赢得我的认同而搞出来的说辞，毛球至粘球藻鱼擅长辩论，话很多，我打辩论打不过它。政治家擅长搞破坏，毛球至粘球藻鱼就总是搞破坏。

它说它最近在试着往年轻了长，不再停留在耄耋之年，它正试图长到可以不被毛球至粘球藻的花蕊所欺骗。

拜托，总是搞到假的很难受矣。

（介绍完毕，不知道大家觉得它们人怎么样？）

它们是走丢了才走到我这里一字排开的，它们的母亲们都被丢在了广场的罅隙里，降落伞一样地飘落在树根上。

这是一个遥远的笑话——一群手握失望的物种。

愚人船

6.5

月光曲 | 野乔

蚂蚱叫晚，木瓜树宽容

接受它落在身上

在上坪村，风，能吹断电线杆

祁连山的月光是最亮的灯，我出门

看夜晚的韭菜，如何偷偷生长

却看见你，一个人走在我的麦田上

孤独一次，就终身孤独~野乔

7

an atom of foresight or of serious intention in the whole batch of them. To tear treasure out of the bowels of the foreign land was their desire, with no more moral purpose at the back of it than there is in burglars breaking into a safe. I would rather give some thought to Ku Erci. I wasn't very interested in him. No. Still, I was curious to see whether this man, who had come out equipped with moral ideas of some sort, would climb to the top after all, and how he would set about his work when there.

Scene 6
A Death

Sound: Radio noises.

Tower

Charlie Alpha Tango India Charlie nine six eight six Kayes Tower, roger. Left base for seven left, report over canal and freeway.

Ma Luo

Reporting over the canal and freeway for seven left, nine six eight six.

Projection: The view from
the cockpit windshield.

Party Member 4

We're about to land.

Party Member 2

Finally! I'm sick of flying. I swear I'll never fly, ever, once I'm back home. I'll spend the rest of my life on the ground.

Party Member 4

(laughs) What can you do on the ground?

Party Member 2

If your feet don't touch the ground, you are not living a real life. You're merely living a daydream.

Party Member 3

I doubt if your country's ground has enough space for your feet.

Party Member 1

I doubt if any country's sky has enough space for your dreams.

Party Member 2

That's why pilots shouldn't dream. Or they'll be suffocated in the sky.

Tower

Nine six eight six for traffic make a left turn and fly eastbound. I'll let you know when you can make a right turn back to downwind.

Ma Luo

Make a left turn to eastbound, I'll listen for your call. Nine six eight six.

Tower

Nine six eight six, extend your downwind. I'll call your base.

Party Member 1

Looks like air traffic control is trying to space the landings.

Party Member 3

Bamako is a busy city.

Party Member 4

I recognize this bourgeois sissy coating. It's a French commercial transporter. We'll turn after it.

Music: attack.

Party Member 2

The sky looks unusually busy. Is it my misconception or something is going on?

Party Member 3

And it looks like they're all hovering around.

Party Member 1

There're more and more flights coming in but none of them is permitted for landing.

Party Member 2

What is this? A civil aviation flying show?

Party Member 4

Hey captain! Any information?

Music pauses.

Ma Luo

Degenerate and cynical as they are, the party members were at least right about three things. First, the weather. Flying from Abuja to Bamako, I felt I was in a static air tank with no wind, no convection, no turbulence, no clouds---outside the windshield is the sun, and only the sun. It blinds you with the innocent light from remote antiquity, fools you to believe in the eternity of the land that it glosses. It has shone for a thousand years over the glorious belt that joined the city states of the Igbo kingdom and Songhai Empires, and I asked myself in the transient hours of flying: has it always been like this, endless suffering dotted with ephemeral respites? Second, we are third-rate pilots. We never served the country in the Air Force. We never appeared on the radar scope of Kennedy or Charles De Gaulle. We keep lying to ourselves that we're flying for some purpose until the lie falls through. We...

Music abruptly comes in:
attack.

And third. There are unusually, abnormally, intimidatingly,
too many planes.

Projection: Radar display:
at least twenty aircrafts
hovering above the apron,
waiting to land.
Sound: Shootings and
explosions. Shouting.
Crying.

Tower
Attention all flights, we have an emergency with
international arrival and departure flights. All flights
contact your companies and divert to other airports.

Ma Luo
Arrival, Nine six eight six, awaiting your call.

Tower
Be advised we are closing arrival traffics.

Ma Luo
I understand there is an emergency at Bamako airport and we
cannot land, is that what you told me?

Tower
Yes, sir. We have an emergency at the airport. We----
actually----an explosion has happened, and shootings... and I
don't know what I'm allowed to say...

Ma Luo
Understood.

Tower
What's your other aerodrome?

Ma Lu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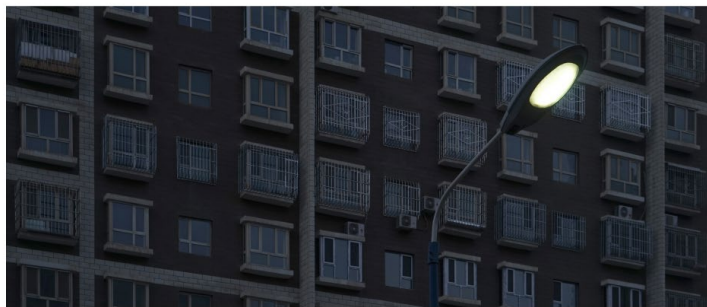
寂静

黑暗占据了这里
占据了沙滩和海水
黑暗让光亮有种出卖一样的忍受
爱当它站起来
准备抱住什么
在怂恿之下
通过多少个冬天换来重复
种下丑陋的杨树

没有任何人
静物的余味在加重
在这些沙子改变一个世界
追讨着蓝色海风
太阳和盐水
贝类，船蛆
热情的海蛎
多汁的寒冬把舌头粘在铁上的
石头居民

03/17/2022 傍晚

我在一場充滿英雄氣概和戲謔意味的賭博中輸掉了
其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賭注
可那感覺像是丟了鑰匙就在散步後



臨時集會 / FRANCES

12.5



熊食料 / 熊佳

13

映

寒冷的夜
全然不惧人造的墙
填满一屋的冰凉
空气的颗粒仿佛都加重了
只有手里透明的玻璃杯
上方的情绪轻盈
牛肉面馆内，一个女孩
独自享用食物和昏黄的灯光
热气与夜色
在窗边吻出水滴
端着一杯热水
我的身体层次分明

剑

面片店门前
两个环卫阿姨
围坐在烧烤炉旁
火焰和灯丝的向度
温暖的话语集聚
从黄色制服中插入骨髓
将冰冷的灰尘抓出
晨霾中杀出一轮血红的太阳

阴谋

土向下挖楼朝天去
鸟绕着圈
秋色从不同的方向
把工地旁散落的树
涂黄
太阳乌青
带着尖锐的杀气

复活

寒风掠走人的灵魂
街上的雕像瑟瑟发抖
街头工
“好吗”
“挺好的”
倚在街头的角落
对着电话这样说
地上的冰冷直反胃
今天又下雨了
依然没有人用工
从昨天到现在
我喝了整整一瓶白酒街上依旧空荡
眩晕也无法将零星的人
摇晃出更多
十字路口信誓旦旦保护路人安全的
用绳子守护的人
也不见了踪影
我把空瓶放到井盖上
生存的失落
和雨水一起流入下水道
无影无踪去吧
“中秋节好吗”
“挺好的，赚到钱了”
“寄回来的月饼收到了”

2021xxxxxxxx

看了一百遍

还是一无所知

爱情和智齿像荒草地一样

包裹所有苦厄

但不包括失神 伤心

像夜一样黑的钥匙

当日落时悲伤像钻石一样

我们在痛苦

中陆续醒来。

20220328

他要安慰，或者，要根绳子，牢牢地把他捆住吧，牢牢的，紧紧的，让他动弹不得吧，让他在压抑束缚的包裹下想不起什么吧，让他陷入当前的痛苦而忘掉以往的心情吧。

什么，什么能给他安慰呢。他回过头，镜子也消失了。他泄了气力，坐下来，顺势躺下来。地面潮湿，他感到某一天的雨水正蒸腾着进入他的身体，那就全部吸收进来吧，让他，让他成为一块巨大的吸湿器，水，水，快来吧。但上边的风又吹着他，上边的风从他微微握着的手中穿过，一次又一次的，源源不断的，他因痛苦沁出的汗水风干了，他的手，去握一握，松弛，干燥，中性，像从素描作品上搬下来的，多么鼓舞啊。上边的风，上边的风，还是上边的风，上边的风吹动着他薄薄的短上衣，上边的风是微风，面料轻轻柔柔划过他的皮肤形成褶皱，一部分先前没露出的皮肤露出来了，温柔的凉爽洗涤着他，缠缠绵绵缠缠绵绵的给他安慰，他被安慰到了，被守护到了，他是被在乎的，他是。

他平静下来，那么有没有人能说一句话？一个词语？一次声音的震动？他想着，睡着了。在梦中他站起身，有所指引似的，苹果，苹果出现在他的视线里，那么冷漠又有所期待的苹果，角落处的一颗苹果，又一颗苹果。仿佛是在被他看到之后，苹果旋转着升起来，一上一下的，又矮矮低低的停住了，周围弥散着光线照耀映射的通红的光晕，像个乐园。他温暖（被照顾）、伤心（边缘）、羞愧（一直承受着的）、些许不安（因羞愧而产生的），他流下眼泪来。于是他小小的醒了一下，眼泪也只留下那么小小的一串，便被他抹去了，在嘴角的位置。眼泪，是破碎了的水滴吗，泪痕是破碎的证据吗。乐园，乐园，多么遥远，他再也。。他想，他再也不想说再也的话了，可他垂头丧气的，不相信他。垂头丧气、垂头丧气、垂头丧气有垂头丧气的感觉。他再次进入梦中，旋转着的苹果也停止了，等待着他，看着他，他被注视着，他的表情和心情被注视着，他感到了。可它没有要求更多啊，它对没有任何要求，且没有任何要求的看着他，他感到了。可他能决定什么呢，能对自己许诺什么、坚持什么吗，难道这要求是自己来要求的？

就算他笑的时候，笑也是谨慎的。此刻这样的一个人如此笑着，如此谨慎的笑着。这样的一个人——他自己，原来是他自己。这样的一个人如此躺着，如此动物般躺着，如此作为动物躺着。这样的一个人作为一条线段，一条力的两端，来轻轻觉察这之间的相互。



反对无效

他在微信上联系我
发来他新写的诗
内容如下

今天妈妈包了饺子
皮很薄馅又大
我问妈妈为什么
妈妈说
你不就是爱吃肉么

我许久没有回复
想了想问他

这是诗么

没错，
这是诗！
你不知道

笔名改成奥特曼
的空心慧
他们都这么写诗

他特意发来语音
斩钉截铁地通知我

我爱看奥特曼
小时候也曾幻想
自己或许来自 M78 星云
可我不认识空心慧
也不知道有哪个奥特曼
人间体叫何承远

不过话说回来
打小我就想
拥有一个神光棒

忏悔书

心火焚烧，空虚是最洁净的燃料。心事七冲八撞，寻找挣脱的可能。

逃到何处？托以庇护的，必是承受着煎熬的牢笼。从一个牢笼掉进另一个牢笼，是溺水者最后一次呼救与喘息。

救赎与叩问是并行的利刃，了却昼与夜、故我与真我。

今夜，我将忏悔。

忏悔走失的灵魂。缤纷装点的世间，灵魂沉浸在欲望的瓶底。成功与绝望的镰刀，断绝灵魂自我的生长。随波逐流，浑浑噩噩，我的悲嚎，被躯体绣成了标准的笑容，默默泣血，在无尽空虚中，吐出一片荒原。

忏悔迷失的躯体。流光溢彩是孤岛的别称，沉默奔走像闹钟一般卡着时间，伤痕累累维持着现状，未改变的一如既往。躯体是相信来生的，那些未曾抵达的角落为轮回说提供了信仰，皮囊的色系源于何处，迷失在时间的夹缝中。

我将忏悔，忏悔笑容、哭泣、沉默与喧嚣，忏悔我所拥有的一切。怎可轻易判别人之善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秘和花园；怎可轻易断自己之生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善恶和风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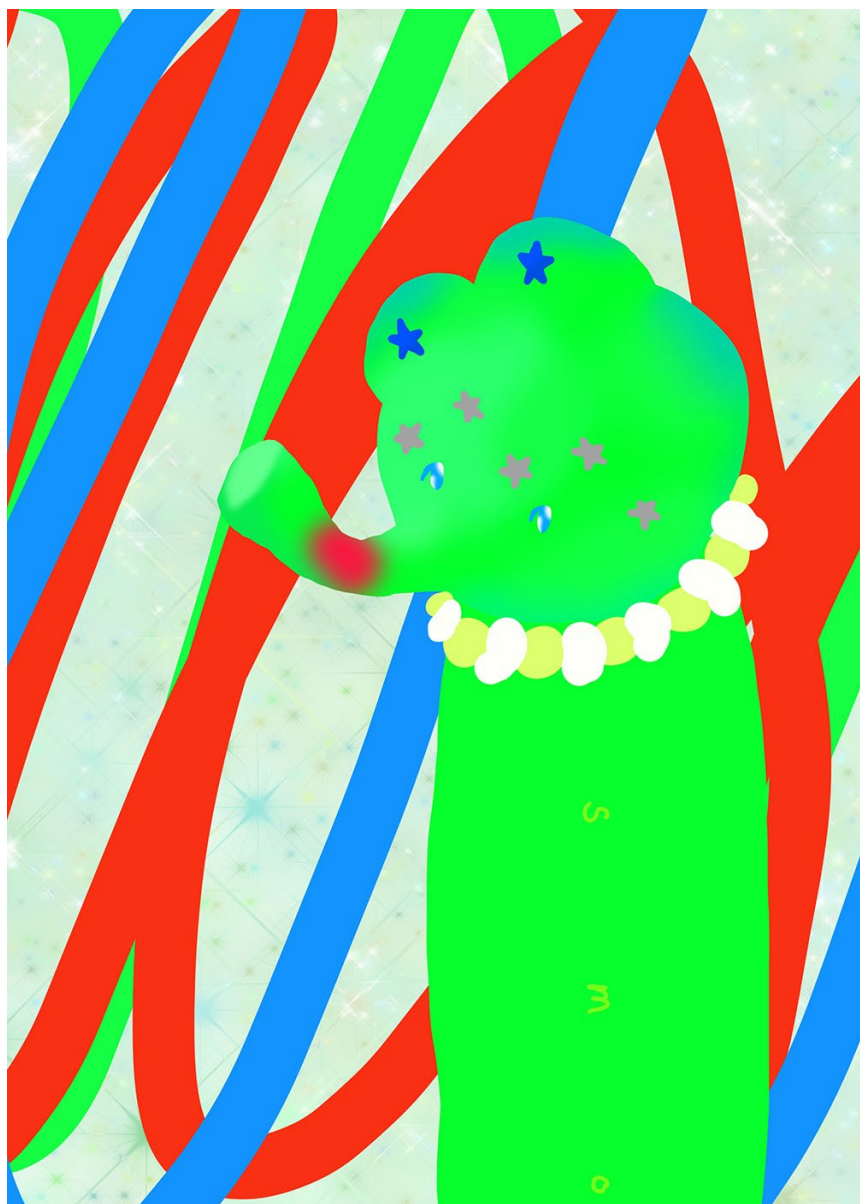
如果时光不曾静止，绝对的对错如何觅到生存的土壤？忏悔是知行的锁，反省如衣食，是不可少的钥匙。

无止境的行走，灯在路的尽头。

不留尘埃，人间尽是小事。



CC 画展——威尼斯狂欢节上吹泡泡的小丑 / 徐 CC



“蔡同学，看看协议吧。”校长把单子轻轻推给蔡书瑶。

蔡书瑶盯着单子上密密麻麻的“乱码”，脑袋迷糊，想犯吐，抓起单子上的黑笔，往空白处划拉几下，迅速推开。

校长接过单子，拿起来反复端详，微笑着说：“别难受啦孩子，想想自己的大好前程……”

蔡书瑶一把扯过凳子上的包，开门跑了出去，母亲跟着追出去，父亲腾地起身盯着两人背影，又缓缓扭过头对校长：“不好意思啊校长，孩子状态还是没好转。”

“能理解，我们都能理解。”

蔡书瑶跑出学校，趿拉着脚在大街上乱晃，大白太阳明晃晃的，蜚的睁不开眼。有个人影闪过来，薅住她的胳膊：“书瑶，我们回家。”

“松开我吧妈妈，我不想回家。”

“好孩子，妈妈求求你，妈妈求求你……”

大黑影给她裹住了，看不清母亲的脸，但感到一些温乎乎的东西打在自己的脸上。

她随着母亲的牵引上了一辆出租车。迷迷糊糊就到家了。狗摇着尾巴凑上来，蔡书瑶没理，直不愣登地坐到饭桌前。

屋子里闷的上不来气，母亲从冰柜取出镇好的绿豆水递给蔡书瑶：“喝点吧，消消暑。”

有人开门，父亲进来了，蹲在门廊上换鞋：“书瑶，以后就是研究生了，这事咱就翻篇了啊。”父亲抬起脑袋对她说。

她看着父亲的脸，感到恶心，跑进房间，反锁住门，趴在枕头上哭了起来，那晚之后的情景又浮现在脑中：

“父亲报了警，在屋里来回转悠，一根接一根的抽烟。蔡书瑶在床上嗷嗷大哭，母亲躺在她边上，搂住她的身体一直流泪。敲门声，狗嗷嗷吠，警察来了。蔡书瑶被父亲喊去客厅，警察提问，蔡书瑶复述经过。警察做好笔录，走了。蔡书瑶坐在沙发上抽泣，父亲她这副模样就更愤怒了：‘操！你真他妈的能给我丢脸！我辛辛苦苦半辈子攒的这点脸面全让你败活光了！他妈的老蔡家就没出过你这样丢人的玩意儿！’蔡书瑶哭的更凶了，母亲在一旁边哭边劝道：‘已经这样了，你骂孩子能有啥用？’父亲抓起茶几上的水瓶灌了几口，啪的摔在地上，冲进蔡书瑶的卧室，拽开衣柜门，从里面掏出件短裙咔嚓就扯了：‘我他妈的让你穿这些骚东西出门勾引人！’又从里面掏出件背心可劲的扯：‘我让你穿！我让你穿！’

蔡书瑶尖叫着跑进屋里拽着父亲手里的衣服大喊：‘凭啥撕我衣服！那是我的衣服！’父亲反手就是一巴掌：‘我他妈养你这么个骚货，你不穿这破玩意儿人能强奸你？！’母亲也冲进屋，拦在二人中间对着父亲说：‘别打她了，打她也回不去！’又拧过身子，对蔡书瑶说：‘瑶瑶，和你爸爸说，就说你再也不穿了，他就消气了，说啊，说啊，瑶瑶，瑶瑶……’蔡书瑶湿湿的眼睛突出来，恶狠狠的瞪着父亲，母亲跪在地上抱住她哭。父亲鼻子出着粗气，把衣服丢在地上，出去了。她看见狗缩成一团，耷拉着耳朵，躲在沙发下。”

枕头又湿了，蔡书瑶闷在上面噗噗的喘气，她翻过身，感到口干舌燥，又站起来，打开门锁，去了客厅。

绿豆水已经沉淀了，她端起来咚咚喝了，嘴里嚼着杯底剩的豆渣子，看见母亲正在厨房忙碌，锅里炖着什么东西。

“你做饭吗？我不饿。”

“给你炖的燕窝，补补身子。学校送了那老多呢。”

蔡书瑶啪地放下杯子：“我不喝！”

母亲停下了手头的工作，没转身。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父亲呵斥道。

蔡书瑶跑回屋，眼泪刷刷地流。屋里，狗在床边撒尿，她狠狠踹一脚，狗嗷嗷呜呜的顺门缝儿跑了。

蔡书瑶倚着门板，缓缓地，胎歪在地上。

她想起在家争吵后的第二天：父亲气势汹汹地拉她去学校。操场上，她用一只胳膊遮住脸，感觉同学们都在盯着自己，仿佛所有人都已经知道了那个秘密。

父亲冲进校长室，逼着她把事情经过原原本本地再讲一遍。她看着赵校长的脸，难以启齿。父亲把这事儿给讲了，威胁学校赔偿。

赵校长先是诧异，不安地靠在椅背上，随后平静下来，说：“家长，这种事发生在孩子身上，我们校方深表同情。不过，后山有通向校外的路，我们校方并不知情。一方面后山不归我们学校管，另一方面我们学校关于寝室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从来就没有学生在封寝期间私自去后山这种情况。我们学校每天十点半准时封寝，您家孩子出事时间都已经是十一点多了，那么，孩子是怎么从学校寝室出去的？而且一个女孩子半夜跑去后山干什么？”

父亲说不出话，捅咕几下蔡书瑶。蔡书瑶支支吾吾地说：“从寝室翻出去的，听同学说后山有条路能通向校外，想顺着后山的路出去。不想在学校呆着，压抑。”

父亲骂道：“就你特殊！就你隔路！”

蔡书瑶捂着脸哭。

父亲扭过脸，态度强硬地对校长吼：“你们学校管理就是有漏洞，必须赔偿！这事儿我们不怕闹大，也不怕丢这个人！你们学校不赔偿，那行，法院见！”

校长那脸突然变色了：“家长，家长，别激动嘛，咱们好好谈，没必要大动干戈！这样，书瑶，你出去走走，平复一下情绪，我和你爸爸谈谈。”

蔡书瑶缓缓把脸抬起来，看了眼正对她微笑的校长，又看了眼愤怒的父亲，擦了把脸，开门出去了。

她蹲在走廊里，灯很亮，大理石地面直反光。

父亲出来了，兴奋地拽住她说：“赚了！赚了！学校赔偿二十万，还答应给你保研！高兴吧！别难受了，这玩意儿，什么年代了，女孩儿早晚经历的事儿，这波儿咱不亏！明天就过来签协议！”蔡书瑶甩开父亲的手，嘶喊道：“我不可能签字！”

有人敲门，打断了蔡书瑶的回忆。

“书瑶，是妈妈。”

蔡书瑶往前挪挪，让出点儿空，“进来吧。”

母亲把门开了条窄缝儿，看见女儿坐在地板上，就顺窄缝儿挤进来，轻轻关上门：“书瑶，妈妈理解你，都会过去的。”母亲蹲下身，把女儿拥进怀里，紧紧搂住她的头：“都会过去的，都会过去的……”

蔡书瑶回想起，昨天晚上，母亲也是这样温柔地劝自己。她从学校到家，把自己闷在房间哭了一天。窗外天色渐暗，她在半梦半醒中感到母亲进来了，躺在身边抱住她：“瑶瑶，你是妈妈的肉，妈妈知道你的痛，你这样子妈妈心里要难受千倍万倍。你爸说话方式不对，但他也是爱你的，因为他是你爸爸，你的利益他当然要据理力争。今天我们给警方打过电话了，还没抓到，难道抓不到人你这辈子就打算这样过了？你长大了，你要坚强，你要向前看。想想你的未来，你上了研究生，前途就是一片光明，你所有不光彩的事情都会渐渐被忘记……”

蔡书瑶觉得自己知道需要什么，但她不清楚是什么，她讲不出来。早上只得跟父亲母亲去学校。

蔡书瑶推开了母亲：“我想睡会儿。”

母亲撑女儿起来上了床，为她掖好被，关门出去了。

蔡书瑶又做噩梦了：她兴奋地从铁栏杆翻出去，终于逃出这该死的监狱了！她顺着石台阶往山顶上爬，越爬越高，前面的石台阶越来越少。学长说的那条路在哪呢，她看见树丛里藏着一条隐蔽的小道儿，通向校外。她走上小道儿，心脏叮咛乱蹦，月光透过黑压压的树丛把小道儿上的石子照得亮晶晶，她边走边数，一颗两颗……突然，一只大手捂住了她的嘴，另一只劫住她的腰，把她拖进树丛，到了一块儿空旷地，那个人把她压倒在地，周围黑乎乎的，啥也看不清。她叫喊，她挣扎，她哀嚎。那个人把她锁地死死。她感到下体撕裂的疼。

月亮觉得不公，忽然照过来，使她看清了那张脸，一个陌生男人。忽然，那张脸变了，是校长，没一会儿又变了，是父亲，又是母亲……

那张脸在她身上轮番地变。

2020.12.15

浅灰色

风的空虚，涨潮般响动的
浅灰色

默祷。心的反面
涌着不被回答的话语——
闭上眼——才能望见：
伏在肋骨与皮肤间
舔向彼此的呼吸，涨潮般的
——浅灰色

号角声一层层低了下去
轻轨从集结的树冠中
冲入湿滑的射程
“穿越如此多的形态
穿越我们和你和我”

而他仍嗅着，隔着
空虚的，风——
当一场冒险走向安检
暧昧而哑默

(2021年10月，于海淀五道口)

一直游到，海面平静的那一天，是你和我许的愿望。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是我和你讲的无聊回文笑话。一九年平静的一个下午，烟雾在喧嚣里升腾，你的泪水掷地有声。你的家乡，我很久没去。上一次见到你，已是疫情前。我离开房间的那一天，不小心打碎了一个杯子。你提前祝我岁岁平安，而我心里，瑟瑟发抖，破镜难圆。即使是短暂停留，你也执意要养花。没有一种花束我能够区分，你只是把它们插在我喝完的啤酒罐子里，端去水龙头前接水。南亚女人夸你礼貌，你穿行在错综复杂的柱子间，按下了电梯按钮。大楼后门是一条我忘了名字的街，卷帘门上贴了一家日本料理广告。霓虹灯照耀下它有些偏色，但我记住了橘黄中透着紫红色的海胆盖饭。我们一开始相遇的时候，地铁门都还在正常开关。不能用延误作为借口，因为它还从来没有发生过。我记住了这一点，所以我总是提前到达，靠在柱子上，睡在椅子上。因为你的姗姗来迟，我爱上了观察身边，用来打发时间。比如那次进站，身后的年轻人紧贴着我，和我一起逃了张票。火车又驶过一座桥，货轮在斑驳的窗影里，被集装箱的掠影所瓦解。偏色的玻璃，让万物有了一层电影感。电影真是骗人的东西，你以为是真的，我以为是假的，最后我们都错了。你说，我都知道，我只是让一切发生。四岁那年，我掉进小区公园里的水沟，全身湿透。又过去几年，一场野泳后，我住进了医院。你想游，我没有参与，你能猜到原因。我只是一直在跑，约莫两个街区那么远，赶不上一场已经错过的电影。某天我打开钱包，发现收据已经褪色，成为一张白纸。临走那天，我本可以用掉八达通最后的余额。后来想了想，我把硬币丢进闸机。它还在，可是哪里都不通达。我抽出它，发现背面是你对我说过的话，一千天内没有新的充值，此卡自动作废。我说，这样的日子越来越长，可是我不愿意长大。你说，我都唔知道。见不到你的日子，我也去了很多海边，离你最近的那一次，我在你的对面，头顶。我睁大眼睛看你，可是云很密，还没来得及确认你的身影，已是深夜。海很吵，可是说来很奇怪，那些和你的记忆里，开始的海是那么平静，无论白天黑夜，潮起潮落，船一摇一摇，就到了对岸。车棚的柱子上贴着破了算命的广告，说夫妻满足什么条件就能永结同心。广告破损了，我不知道是什么条件。后来我想，大概没有条件才是永结同心的唯一方式。记得聊起你的身世时，你像一下子老到了五十岁，生命的终点那般。你说，我当时，也真的以为我们能永结同心。我说，是你变了。你说，是我变了。

《面对爱人》

没有人能代替他
连他自己都无法代替
因为从分开的那一秒起
他就一直是我幻想中的他了
即使我明白
我依然是想念他
想念 想念 想念
想念到失眠
想念到脱水需要付费才有资格发言
想念到连我都没想到的一天

一个玩耍 jié gòu



稍纵即逝是永恒

《断光 诞生》 梁嘉懿

夜雨在醒来时就已结束
尘埃消散 水洼明澈如镜
空气弥散鲜草的清香
愁绪随阵风摇曳而去了

可喜的是明天仍将晴朗
隐没光彩的恒星 环绕天幕
苍枝翠叶是永恒的画笔
而今昼是不会流逝的光阴

如果在雨夜里 失去你的伞
你会消失 变成一只幽灵
在水洼中跳舞 踏起水花
旋转 跳跃着步伐
变成风 变成雨
像雨一样随风摇摆
漫游着 越过树梢
飞向另一片花瓣
接着 身体也越来越轻
直到 脑袋中的东西 被风吹空
于是 就真的消失在世界上

我清楚地知道
绝望，这死一般的想法
怎么像火一样漫延
太阳下的生活多好
手中发亮的方块
占据一半的世界
生活原本是最真实的答案
现在，却成为永远闭上眼的迷

15:36

5G

< 备忘录



我们这一些年轻人 by vivi

熬夜 内卷 焦虑 不羁

熬夜 焦虑的夜

就如同行尸走肉一般

内卷 不羁的昼

就如同行将就木一般

在一座座或大或小的城市里

希望 盼望 失望 绝望

生的希望 幼的盼望 爱的绝望 活的失望

在一双双或明媚或谄媚或媚俗的眼里

目光软软如婴孩 目光烁烁如壮年 目光浊浊如老朽

我们见证历史 经历历史 铭记历史

在历史的长河中又会用什么词藻来描述我们

起来吧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该起来搬砖还花呗了



标本收藏家

我没对别人说过这件事。

我是个标本收藏家。

这样说或许有人会以为我是个动物学家，或者植物学家。但事实上我都不是，我所有的能力和对标本的收集仅仅是出于我个人的天赋和个人爱好。

我收集的第一个标本是我的眼泪。

八岁那年，家里养了十多年的猫失踪了。他们都很冷静，好像早就料到了一样，只有我每天心神不宁，晚上总会梦见那只黑白相间的猫。我看着那只猫的身体在眼前越变越大，越变越大，直到把我的房子都撑破。它把前爪向我伸过来，放在我身前。我小心翼翼地躺上去，它用灰棕色的瞳孔看着我，然后整个猫身悬浮起来，我被包裹在它巨大的前爪里。我从它透明的指甲里向下望去，我住的房子被一阵巨大的海浪冲走，然后整个地面都渐渐被海水覆盖。我们越飞越高，但空气并没有变稀薄，反而越来越清新香甜。那空气有时像草莓味的曲奇饼干，有时像薄荷味的口香糖，有时像覆着巧克力味脆皮的香草冰淇淋，总之就是好闻极了。再往上飞时，我们被一个玻璃屏障挡住了，玻璃上还泛着彩虹色的光晕。它带着我朝玻璃屏障用力撞过去，玻璃没被撞开，我差一点从它的指缝里掉了出来。一次没成功，它又试了好几次，我在它的手掌里已经要接近昏厥了。最后一次，它的身体和彩虹色的玻璃屏障撞击出了火花，它握紧我的前爪突然松开，我们一同向下坠去。

梦醒之后，我从床上起来，穿过卧室的门往外望，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看到了它的尸体。他们说是从后山的草丛找到的。所有人都说是因为它老了，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所以选择到后山安静地离开，不想打扰到我们。但只有我知道，它是怎么死的。我不停跟他们解释，他们都只是说些安慰或敷衍的话，并不相信。

我一个人蹲在猫的尸体旁边，一颗透明的泛着彩虹光晕的眼泪从眼角滑落。

眼泪滴到了猫的身上。我想着，要是能永远留住它就好了。我再睁开眼的时候，猫消失了，我听到一个清脆的玻璃珠落地的声音。

是我的眼泪。

我从地上捡起那颗透明的琥珀般的玻璃珠，那是我的眼泪凝固而成的。我把那颗玻璃放在眼前，阳光的光线透过它被折射。

那只猫在玻璃里，安静地睡着。我回到房间找到了一个精致的礼盒，取出了一大团枕头里的棉花，然后放在礼盒里压平。我把那颗透明的小玻璃轻轻地放了进去，合上盖子之后把礼盒放到了我的枕头边。

在那之后，他们没有一个人向我问起过那只猫的事情，好像那只猫从来不曾存在一样。它好像至始至终都只存在于那颗眼泪凝结成的玻璃里，没留下一点痕迹。

一天晚上，我从枕头边的礼盒里将那顆小小的玻璃珠取了出来。我将玻璃珠举到眼前，天花板的吊灯光线透过玻璃折射到我的瞳孔里，是彩虹色的。玻璃珠里的猫还是安详地睡着，我就一直在灯下看着它。然后玻璃珠里的猫慢慢睁开了眼，像刚刚睡醒一样，我还听到了猫睡醒时喉咙里发

破烂诗人
北暮

出的哼鸣，我曾听到过无数次的声音。它睁开眼之后就一直看着我，慢慢站起，朝我走来。我一点也不害怕，我多希望它能从玻璃里走出来，可当它朝前走了一段路之后便停住了，像是遇见了什么屏障。它一次次地朝前，但还是停在原地。

我想，应当是它梦里遇见的彩虹玻璃吧。

看着它一次次朝前撞击身体，我眼眶又泛出泪来，从眼角滑倒脸颊，然后是下巴，最后降落在了玻璃珠上。

玻璃珠消失了，我听见窗外有猫叫的声音，是它。

我迅速跑了出去，家里的人都在外面乘凉。我朝他们大喊：“猫，猫，猫活了。”他们都大笑起来，问我什么时候养过猫。我不知道怎么向他们解释，我循着猫的声音到了邻居家。

住我们隔壁的李阿姨在里屋看电视，电视机的声音和光透过窗传出来，我隐约听到了它的声音，我走了进去。

“小朵朵怎么来啦？来，过来，阿姨给你剥橘子吃。”李阿姨还是很热情，她对谁都很热情，我很喜欢她。

“猫……猫。”我支支吾吾地，不知道怎么说。

她过来摸摸我的头。

“你是说欢欢吧，喵~喵~喵~”

李阿姨唤它出来。

我看到它从床底走出，是它，一点都没变。

“那，李阿姨，我就把它带回去啦。”

李阿姨流露出很疑惑的神情，然后过了两秒疑惑的表情消失了，她轻轻地笑了笑。

“我知道小朵朵很喜欢找欢欢玩，但是欢欢已经老了，可能继续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不多了，所以不能跟小朵朵一起到处玩了喔。”

我看着它，它是如此地熟悉，可又是那样地陌生。

我知道我跟它的生命不会再有任何交集了。

那天回去我躺在床上，看着空空的礼盒还有铺平的棉花，看着天花板上的吊灯，早已经没有了彩虹光晕的折射，只是一盏刺眼的白灯。

那天晚上我做了之前同样的梦，它在梦里面带我飞离这个熟悉的房子，它为我唱歌，或许是独属于猫星的歌谣。

我们像之前一样遇到了那块透明玻璃，不过这一次不同的是，玻璃上的彩虹消失了。它的手掌握着我一次次撞向那透明的玻璃，我看到它身上的皮肤被撞裂，血流到玻璃上。直到它筋疲力竭，我们一起向下坠去。

再醒来时，便听到家里人说隔壁李阿姨养了十多年的猫去世了，是在后山的草丛里发现的。

我跑到隔壁，看着水泥地上躺着的它，看着一旁流着泪的李阿姨，我从未像现在这样平静过。本想走到它身边，再次将它变成透明玻璃收集起来，但我蹲在那里，竟然一滴眼泪都流不出，我失去了情绪。

转身离开时，李阿姨才蹲到了它的身边。

我在想，李阿姨的欢欢会不会在她面前变成玻璃珠呢，她的枕头边会不会也有一个铺着棉花的礼盒呢，谁也不知道。

我的第一个标本收藏，就这样失败了。

但很快就迎来了第二个。

两个月过去了，放学后我站在回家路上的池塘边，看着远处橘红色的夕阳，我想起了它看我时灰棕色的瞳孔。

夕阳倒影在池塘里，眼泪滑落到水中。

我自私地希望，远处的夕阳是只属于我的，就像是离开我的猫一样，任何人都不能再看到它。

远处的橘红瞬间消失了，没有任何征兆地消失了，没有缓慢地从地平线上移动到地平线下，也没有在水里激荡起任何涟漪，就只是突然不见了。

天突然黑了。

水里浮起了一颗小小的玻璃珠，里面折射出幽暗的橘黄色光线，在一片黑色里那一点幽暗橘黄的光更加地明晰。

我俯身捡起了那颗玻璃珠。

直到此刻我才能完完全全地确认我眼泪的作用，才真正相信玻璃珠里的猫就是它。

我用玻璃珠封存它的时候，也封存了身边所有人关于它的记忆，只有我还记得它，当它再离开玻璃珠时，它的生命便与我也毫无关系了。

取出那颗玻璃珠后，我借着它微弱的光往回走。

四周都很暗，我很怕，但想到我的手里拿着一颗橘黄色的太阳时，我就没那么害怕了。我拿着玻璃珠，在回家的路上奔跑起来，黑色的旷野里只有我的剪影和橘黄色的光在流动，在这无边的黑夜里，我从未感到如此地温暖。

回到家，他们并没有什么过多的反应。我本以为他们会很担心或者是到半路上来接我，但都没有，他们只是叫我上桌吃饭。

吃饭时电视也一直放着，只不过一直是新闻联播，我一边吃饭一边呆呆地盯着电视屏幕。

“接下来插播一条重要新闻。”

电视里播放的是一段海面上太阳突然消失的影像。

“今天下午六点二十五分左右，从各大洲传回的消息证实，在亚洲，美洲以及大洋洲上空，半落的太阳突然从消失，为缓解民众对此现象的恐慌，我们连线到了相关领域的天文专家，郭教授。郭教授您好，能听得到吗？”

我看着电视里一本正经说话的播音员，想到口袋里发着光的玻璃珠，便忍不住大笑起来。

没人喝止我，家里人不知道我为什么笑，他们也并不在意太阳是否还挂在天上的事情。

吃完饭之后我躺在床上，从口袋里拿出那颗橘黄色玻璃珠。我打开枕头边空空的礼盒，本想直接放进去，但犹豫了一会，我决定好好地观察一下这玻璃珠里的太阳。

这次我不用把玻璃珠放在灯光下才能看清里面了，因为它的里面本来就发着光。

我拿着玻璃珠，它离右眼越来越近，就在玻璃珠离眼睛只有十厘米的时候，我的眼睛被里面折射的光线刺痛了，只隐约地看到太阳表面覆细微的黑色斑点，像是太阳呼吸的通道。

被光刺过的眼睛仍然是痛的，一阵阵黑色的晕在右眼前晃荡。

我不再想要探清玻璃里太阳的真实面目了。

握着玻璃珠，带着隐隐的刺痛，我沉沉睡去了。

睡去之后，我的身体悬浮了起来。就像是我躺在死海里漂浮着，然后死海的水位不断上涨，直到淹没所有房屋，淹没所有森林，淹没所有楼宇，淹没所有高塔，淹没一切之后我被送到云里，穿过颠簸的对流层，跨过稳定的平流层，跨过一切之后，我又来到了那块透明的玻璃屏障，这一次，它是橘黄色的，我没同它撞上，我就像穿过一个橘黄的气泡一样，轻盈地穿过了它。

穿过它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四周的一切都是黑的，只有远处巨大的太阳炽烈地燃烧着，散发出刺眼的光，光里什么颜色都有，橘黄色，暗红色，蓝紫色，纯黑色。

我悬浮在它面前，像一只站立的蚂蚁。

太阳的高温迅速让我浑身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疼痛，它在我面前，像一个巨大的看不到边缘尽头的球形怪物，随时可以将我吞噬。

我的身体从指尖开始融化，它的引力拉扯着我朝他飞去。

快要完全融化的身体撞向了太阳。

我看了看床头柜上的闹钟，已经是中午了。我从床上弹了起来，他们竟然没有叫我去上学，屋内和窗外仍然是黑的，只有手里紧紧握住的玻璃球一直发着光。我打开卧室的灯，这里还是和晚上一样。

出卧室之后，他们说学校通知暂时停学了，是因为太阳的运动轨迹发生了偏移，这几天太阳估计都不会再升起来了。

我没说什么，便又回到了卧室。

我想，到这儿你一定已经猜到后面发生的事了。因为你一定还记得没有太阳的那三天，全球都陷入了恐慌，所有的新闻节目都在播报，身边所有人都在讨论这件事，停工，停产，停学，仿佛进入了世界末日一般。

但只有我知道，那所有人都需要的太阳，在我的枕头边。

那三天里，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乐，每当我看着电视里一轮又一轮的新闻报道，一张张恐慌失措的表情，看着所有人的生活都停滞的时候，我无比地舒适，温暖。

那一切就像是一场大型的实验电视连续剧。

真实又荒谬。

可太阳终究是太阳，那样的生活也只持续了三天。他们的惊慌还可以分享，我的太阳却没人可以分享，那我留着它，又为了什么呢。

太阳恢复之后，电视里又开始了轮番的报道。

“在各界专家的共同努力，精密测算之下，太阳终于又成功地回到了正常的运转轨道。”

在那次收藏了太阳标本之后，我有好几年都没有再收藏过任何标本，也不是有意地不去收藏任何标本，只是那几年好像突然消失一般从我生命里走掉了，还没来得及收集任何标本，时间就过去了。

那已经是六年之后，当我再次意识到我具有收藏标本的能力时，我开始了疯狂地收藏。

我在挨打之后偷偷跑到厕所将老师的木制教条收集起来，在同桌诬告我偷她东西之后我便将她的整个书桌收集起来，在路边看到可爱的鸟儿唱歌，我轻轻唤她，等眼角泛出的泪落到它所踩过的地方，我便将它收集起来。

有时候我收集标本的能力也会失控，有一次我本来想收集路上的一朵小花，结果一不小心把整栋房子给收藏起来了，我很害怕，直到惊恐的眼泪再次落到那颗装着整栋房子的玻璃珠上，房子这才完好无缺地回到了原处。但大多数的时候，我还是能很好地控制我收集标本的能力，除了后来发生的那些我永远无法预料的事。

因为我性格的原因，我没有朋友。他们所有人都觉得我很古怪，做什么事都是独来独往，也不给

人好脸色看，每次上课也总干自己的事情。

但可能他们最痛恨我的原因还是我的成绩。

如果我是一个优等生，那他们一定不会觉得我这个人很古怪，他们会觉得我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而不是一个孤僻怪异的差生。

只有她不这样觉得。

她和我认识很多年了，五年或者六年。

她曾经和我很像，不爱说话，不知道怎么跟别人交流，也和我一样是一个差生。但她现在和我越来越不一样了，她开始和很多人说话，她的成绩也越来越好了。各科老师口中总时不时地提到她，也会提到我，不过是做对比罢了。

她朝我走过来。

“朵，今天我就不跟你一起走了，学校要排晚会的节目。”

我看着她脸，她多美啊，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指甲里的污垢都没有清理干净。我望着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泪从喉头涌上了眼眶。

她过来抱住我，温柔地，像小时候我被欺负时那样。

门口有人在叫她。

“小颜，走吧。”

是那个总在老师面前诋毁我，上课时举报我没有听课，课后和班上同学传我谣言的那个人。

眼泪滴在小颜肩上，我的课桌上多了一颗泛着粉红色光晕的玻璃珠。

门口的人走进来取书包。

我问她。

“小颜呢？”

“谁？”

“小颜，她还要和你们一起准备晚会的。”

“你读书读傻了吧，神经病。”

我看着桌上粉红色的玻璃珠，一句话都说不出。我不敢将玻璃珠拿到眼前，她在玻璃珠里会有意识吗？没人知道。

我带着粉红玻璃珠回了家。

从那之后，我仿佛打开了人生的另一个密码。

我把课上唯一夸奖过我的老师收集起来了，在办公室和她谈心的时候。

我把放学后遇见的一个男生收集起来了，因为他送了我一支冰淇淋。

我把隔壁的李阿姨收集起来了，我从小都很喜欢她。

没过多久，我的礼盒就被不同颜色的玻璃珠装满了。粉红色的，深蓝色的，橘红色的，淡紫色的，在色谱上能找到的，盒子里都有。每一次我感到孤独痛苦的时候我就会打开那个盒子。盒子里的玻璃珠给了我安慰，盒子里的一切都只属于我。

“朵朵，吃饭啦。”

家里人叫我吃饭。

我走出卧室。

活了这么多年，我还从没有好好地看一看他们的样子。

我看见奶奶在一个淡黄色的巨大玻璃珠里，为我盛饭；爷爷在一个浅红色的玻璃珠里，坐在饭桌前摇着扇子；父亲在门口站着抽烟，笼罩着一个银灰色的玻璃珠；母亲在父亲一旁站着，望着远处的夕阳，她的玻璃珠是深蓝色的。

顺着母亲的方向望去，我看到一滴巨大的眼泪朝我们飞来。我转身朝卧室奔去，我要在眼泪遇到我们之前捏碎所有的玻璃珠。

……

我听到一阵说话声。

“我们什么时候养过猫？”

偏心负载

清洁地毯通常有如下步骤：将地毯折叠放入浴室；淋浴时使用洗涤剂 and 软刷对地毯表面进行清洁并用喷头冲洗干净；将地毯放置在马桶或悬挂在淋浴房把手上沥干至不再滴水；将地毯折叠至合适大小，使其能够被整齐放入洗衣机滚筒内；使用漂洗与脱水功能对地毯进行最后一步清洁。

完成上述动作，伴随重复三遍的提示音，最终从洗衣机内取出的将是一块五成干燥七成清洁的地毯。

如前所述，清洁通常在淋浴前进行，这意味着计划清洁当日淋浴时间不可太晚，以免随后甩干时洗衣机发出的高分贝噪音干扰邻里。对清洗地毯后的洗衣机的清洁通常在次日进行。我喜欢看泡泡腾腾在滚筒里释放泡泡，像个棉花糖机。

清洁地毯最困难的步骤在于让洗衣机与地毯相互适应，经过一次尝试，即可确认何种折叠方式最适合将地毯尽可能均匀的置入洗衣机。即便如此，偏心保护仍有极大概率出现。

当滚筒持续以低速旋转，发出电机噪声，并间歇性调转旋转方向时，基本可以确认机器处在偏心保护状态。此时，洗衣机会先通过临界转速甩动和调换方向试图自行调整内容物分布状态，若该步骤不奏效，洗涤进程倒计时便会始终停留在某一分钟数，并不断重复调整和低速旋转步骤。

嗡嗡响。

甩干块头大、含水量高、质量大、弹性小的地毯时，偏心保护是常见问题。即便人工干预调整，问题仍可能无法得到解决。

将地毯置入时，我将其折叠成较窄长的条状，使其在滚筒内弯曲成环形尽可能贴附滚筒内壁，即便如此，今天依然额外耗费两次人工调整才将地毯安排成合适甩干的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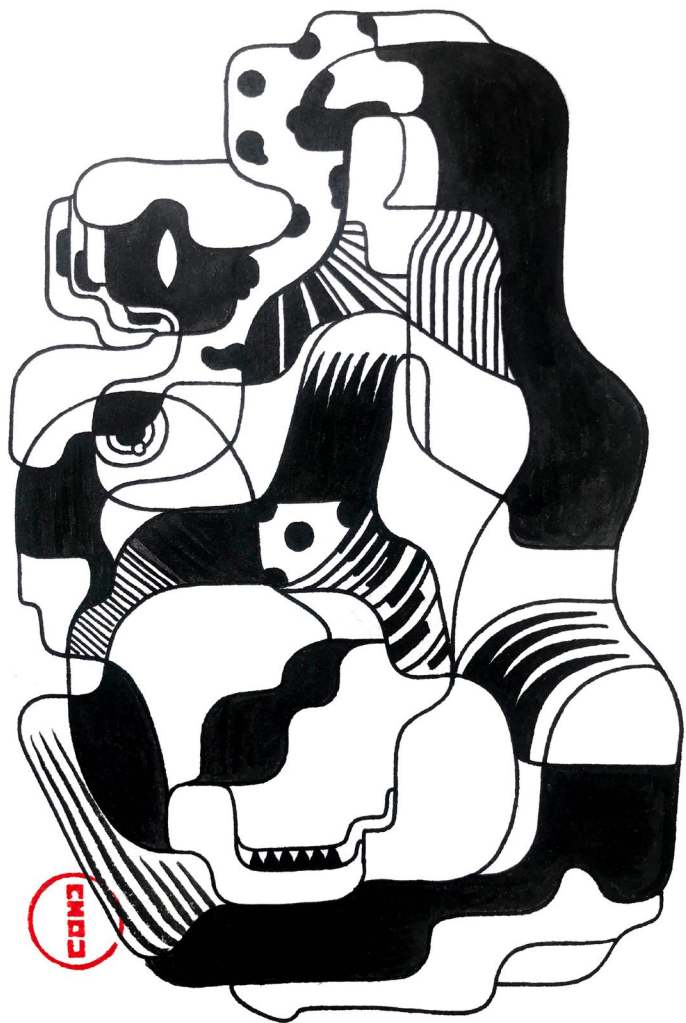
通常，滚筒洗衣机具有一定限度的偏心负载量，甩干时，观察者可以用肉眼看到滚筒偏心旋转，发亮的金属轴心绕某个规律形状弹来弹去，让我想起抖空竹，旋转的空竹在具有韧性的绳线间的空隙中颤动旋转。偏心负载量越大，洗衣机稳定性越差，承载洗衣机的这栋落成于1923年的木结构房屋的地板就会随之震颤不已。

无论如何，高速甩干过程令人舒服。如果无需地动山摇即能享受就更好了。

因此，我偶尔会在甩干时双手压住洗衣机。今天做的比较用力而已。

首先蹲在洗衣机前，将重量加诸双手和双臂，用力下压洗衣机。通常甩干用时七分钟，转速在四至三分钟时达到顶峰。大约四分钟时，我感觉疲惫不已，无法确定双臂的激烈震颤究竟来自洗衣机还是用力过猛。双膝跪地感觉好些。抖动从双臂传导至全身，腰臀乃至大腿都在体会，我想起自己坐在按摩椅上。不得不承认，这种抖动令人觉得有些放松——如果不是以这种姿势会更好。

此时我大概在遵循一种奇异逻辑摆出一种怪异姿势完成一件多此一举。石黑一雄在《不论下雨或晴天》所写装狗捣乱的荒唐景象也不过如此。我设想此时有人看见，全不觉得此事有异，甚至自慊得意。



无所知的漫游

这深狭的圈地，纵横有粗细不一的脉络，有些生毛发，有些造血液，有些呼呼吹气。外扩一周，是坚韧的皮壳，无形的，沉沉。往上千仞，向下百尺，纵可以牵成一茎细丝，那么就是咫尺方寸。双膝所容，光景，是滴流的郁热的稠浆，青砖与白墙蒸出细密汗珠，墙缝又吮进去，从另一面喷吐不停。如此，皮肉又覆上新质，在数帧如一的变动中落入不转的幻影。意识的核也就向内里探去了，纤软的触手颇能将其层层刺破。虽然幻影的刺破并不显露任何通途。

若可以变成他物，风云雾雨，是不是不会滞步不前？有生于无中，就是没有一丝牵连地飘摇，不和其光，不同其尘，不过是随着一股律动之力荡荡悠悠。继而能无所顾忌地远游了，或死，即是野曝于草丛底下，如风止了，就前行不迭，剥落零散在青苍中，又如雨坠，碎裂在土表，而血液灌入地下，缓缓地沁出，继续流动。永远都在生成、走动，或聚或散，或凝或消，好像一缕重重的魂魄，圆周似的运动，在所喜欢的处所久久停留，搔弄堇菜的柔瓣，勾连湖泊水镜的涟漪，濡湿黑瓦的面庞，或久久追着飘荡的人影，从其窄薄的躯体上夺去新鲜滋味。躯体拖着日渐拖不动的泥与水，批竹破空的回音将它掏尽，如此干瘪下去，进而零落，进而全数脱尽重量，进而也没有了名字，也没有了温度与湿度。是荒地上新朽的草叶。

在朽烂之前？如果有闲余的话。那可以是到处乱走乱跑，如山溪迸溅，不论前途地奔流，有时候来不及遇见另一支就枯涸，有时候匆匆地冲过了头。也能像猫狗一样羞怯地警惕地漫游，隔着墙头街道，遥遥相对，又相反背，踱走了。譬如一个灰色草丛中常常是偶然遇见的迷藏，秋波映出的，可能是另一潭水，又或是朦朦的。然而，对于单独置身的，好像只有迷藏而已，甚至不敢刺破迷藏之外薄脆的梦，而产生新的幻影了。他私心里所爱的：西天边楼宇黑色轮廓背后的霞，好似橘皮包起桃汁，又覆洁白的清沫。落雨时池边树底的细浪中不绝地吹出颗颗气泡，青碧的梅子酒悄悄浮起的语汇。无云的青空，日光的金泽笼罩着，白墙泛起雪色，是闭目所见。不知的寒热，不晓的日夜，剪成纷扬的碎片，施以颜色，捏造出同根同源的不存在的气味来。冬日轻暖的日子，延着薄薄的阳光，从稀疏的枝杈之间淡淡袭来，重新翻涌出……这停滞的时候的幻影，经风而散了。枯萎，短短的一念。





寂寞就寂寞死算了——开放关系、旱地

潮白河

这一刻要从你的轮廓说起
 高挑迷人已不足以形容一个月亮般的女人
 你的头型是那雨后的榆树
 修长的天鹅颈使劲地向着窗外的白云勾去
 你的身侧简直是鬼斧神工的杰作
 婀娜多姿的曲线能够围成一条欢快的河流

这一刻要从你的声音说起
 悦耳动听过于的笼统
 也许会加入像和弦中的妙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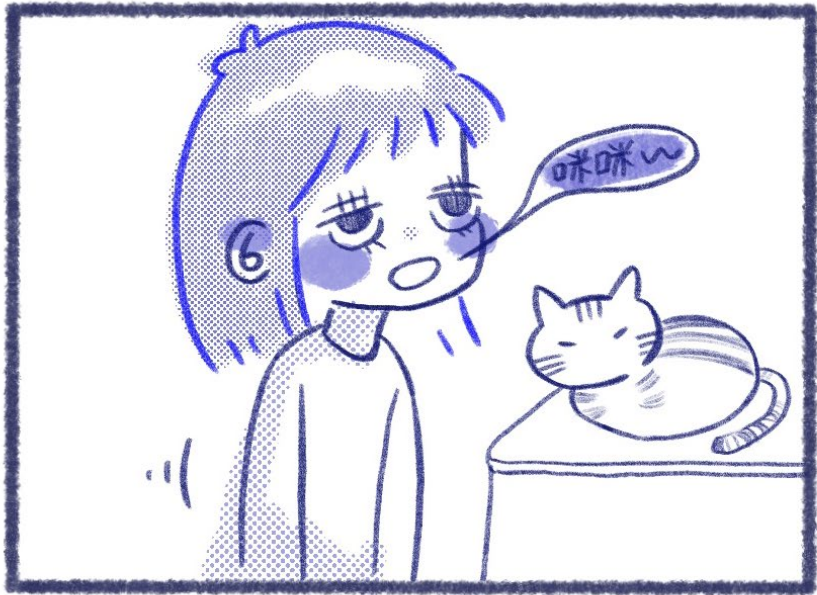
不止如此，还伴有四季中风雨雷电的交织
 我已迫不及待地去享用
 一个个音符从你口齿间跃出

这一刻要从你的神情说起
 冰清玉洁是建构你的基础
 一颦一笑牵动无数人的心灵
 我喜欢你那高冷的神情如若雪山中的飞鸟
 你是我诗卷里的火焰，画中的神魔
 心中流不断的潮白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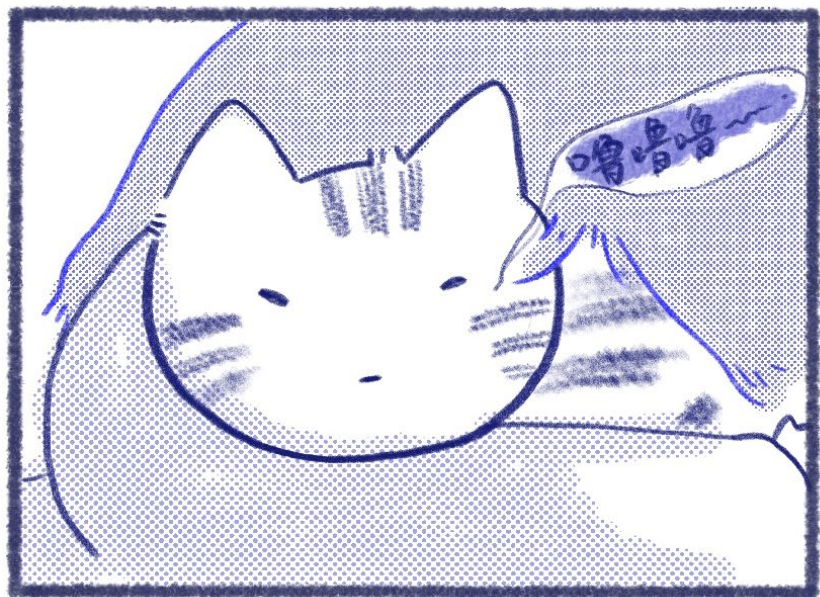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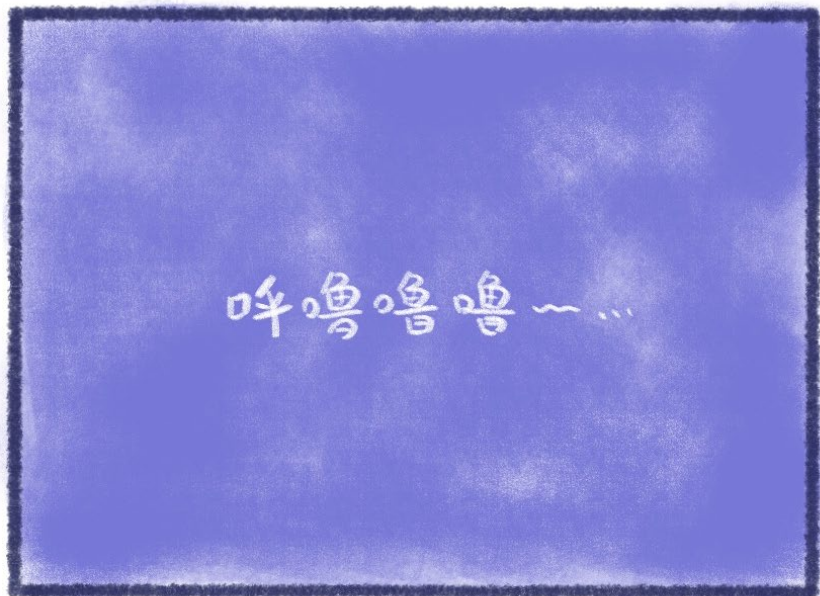
《下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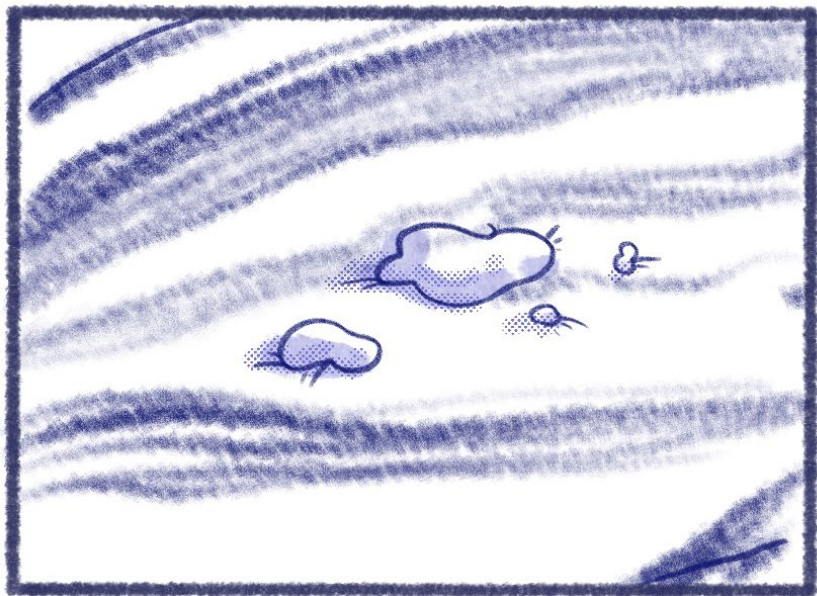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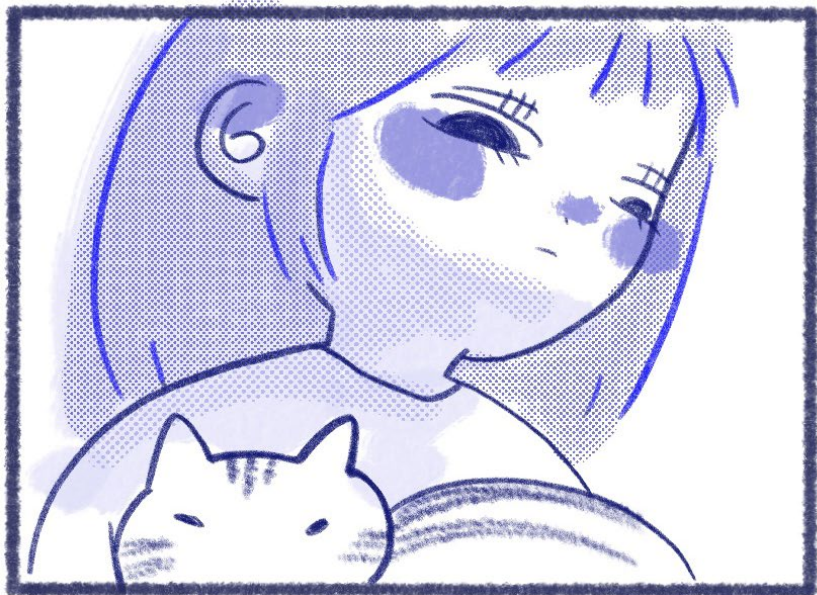
后来，仅仅是嗅到了气息
 他也知道出了问题
 有时需要应对我在噩梦中惊醒
 有时倒掉一整锅汤
 （希望我感到他的痛苦）
 有时藏不住恨的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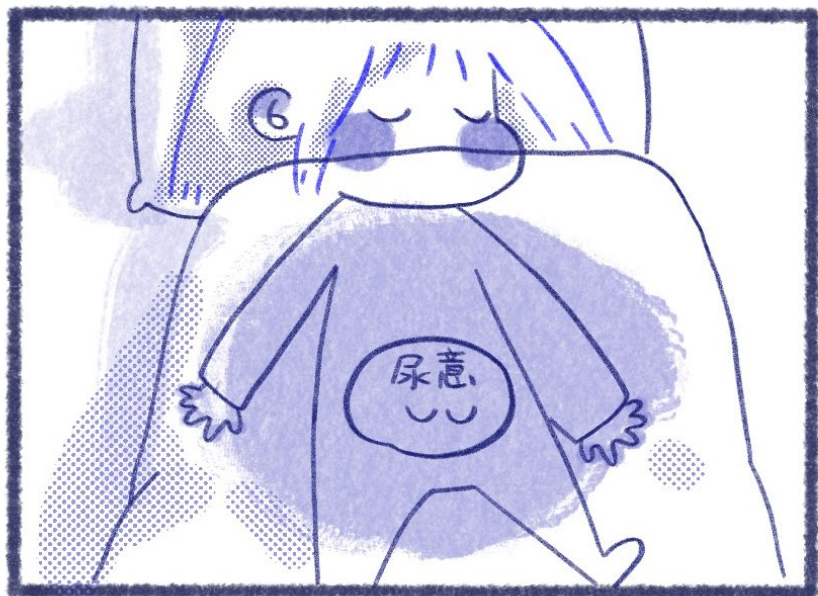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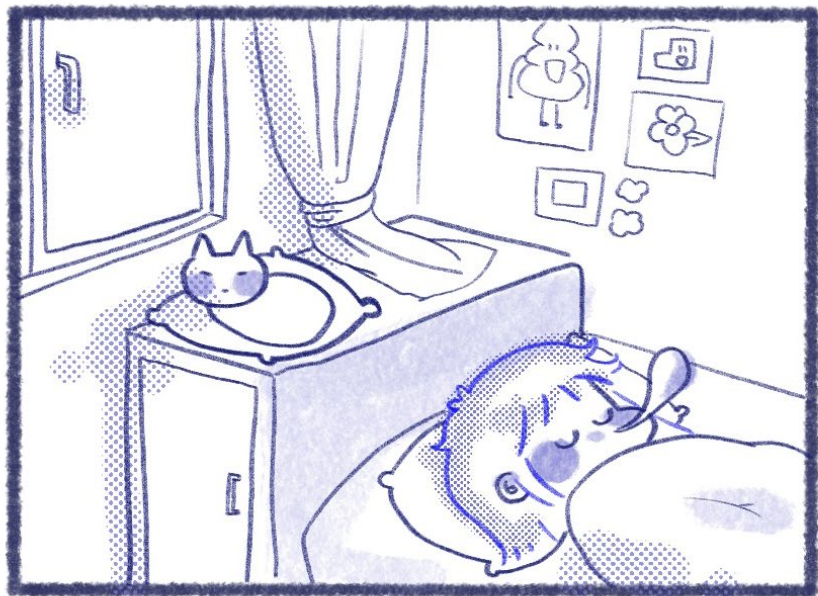
而我，仍然要以自然的节律
 一次次逼迫他颠簸，打碎
 最初的玻璃、骨制瓷器
 所有易碎的柔软的爱意
 直到相拥而眠也像一种欺骗
 我是悲哀的影子，在低气压时
 下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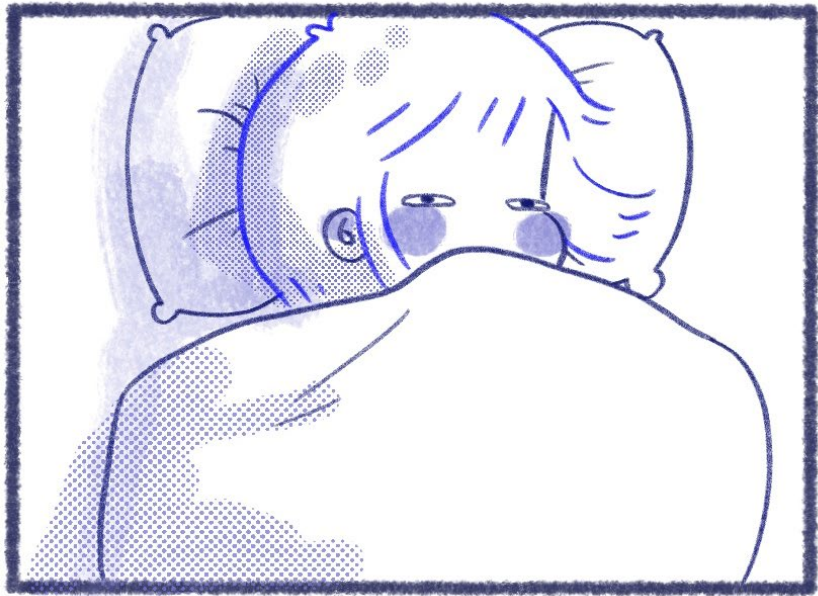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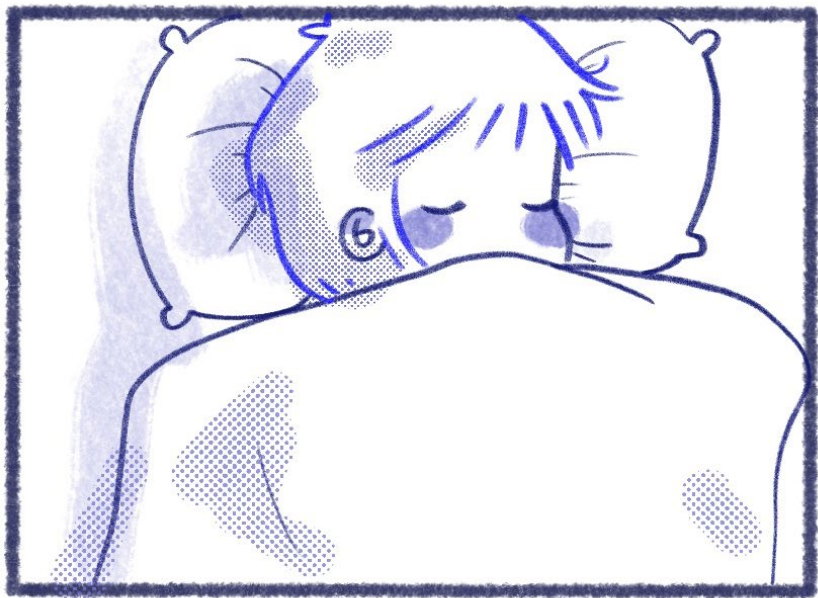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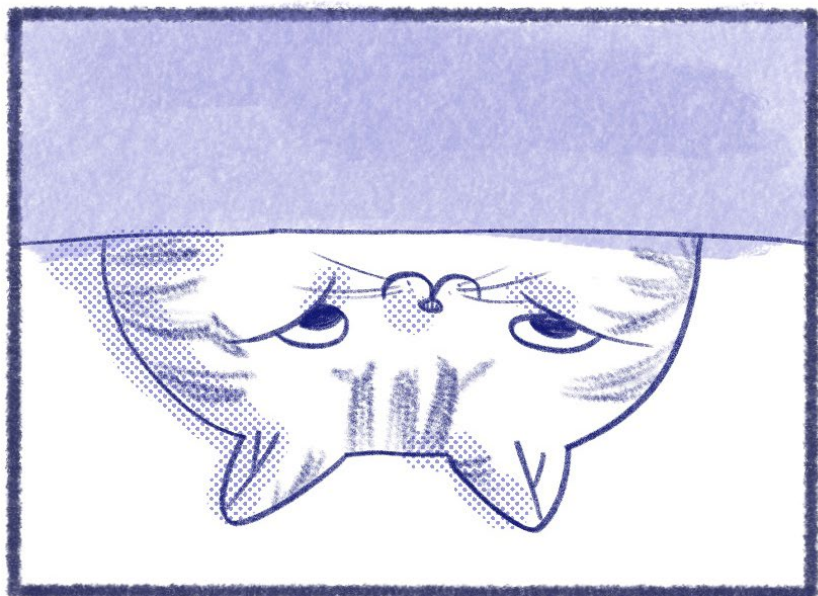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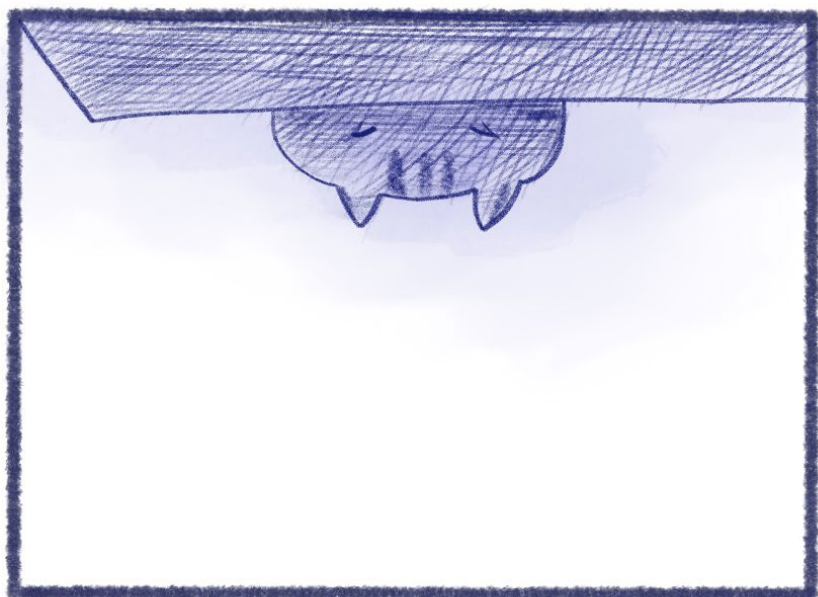












十三：后记二

一：生活真美好啊！太愉快了！

让我看看吧！让我看看你的瞳孔还是否清道，让我看看世界的乌云是否还是，同种不变的色彩，让我看看脸颊的痕迹重要，还是脚印的痕迹重要（脚印的痕迹已经被不变的看法所抹去了吧！）。让我看看呀！你的脸颊还是那么的可爱呢，你还是让我那么喜爱呢，可灵魂的腐烂味让我无法靠近呢。那股腐烂的气息啊？就是那股、你认为正确的腐烂气息、那股被你固化后的腐烂气息，你已经在泥潭里游不出来了。

我知道。

我是知道。红色啊！带来的鲜艳总比痛苦少一些。我能感受到那痛苦、并把握住呢。可粉色的美好带来的好处实在太多了，至于那痛苦仅仅在两个拇指内呢，被痒痒的感觉、真让脸庞常常无意识地落下泪水呢。我无法把眼球给扣下来啊！要不然世界就黑啦！颜色都没啦！世界就变得很简单了呢，人只需要思考就可以满足生活了，不需要

外物呢！不需要别人的看法呢！不需要改变自己颜色的时候呢！不需要在那乏味的颜色内一直待着呢！不需要再承受粉色的啊指呢！不需要和愚蠢的人类讲话呢！你听到了吗？鲸生物的声音是波浪状的皱纹，不是那种令人感到麻烦的褶皱。不需要被世界的看法操控（虽然你坚信，这是你的世界），不需要在别人创造的世界里挣扎（我的世界是我创造的，我无需挣扎（你仍然坚信你的世界，哈哈！太搞笑了吧！），不需要承受别人的影响、而被迫影响，不需要再因别人的糟糕、所创造出来的情绪、而被强制影响（糟糕与悲伤是两个质的区别，悲伤可让我太享受了，虽然我可能会因为悲伤而做出不好的事，可悲伤太诱人啦，世界真的很美丽啊）。

让我看看世界的美好吧！让我看看天使赐予我的眼泪吧！让我看看你悲伤的时候吧！你可永远找不到我藏起来的泪水啊！你可永远都认为错误会远离你的啊！我是欠你的吗？世界的泪水是无尽的，所以我的确是欠你的，因为结果早就在世界之前就诞生了啊！是我一直看着结果在前进的啊！我的世界的确很美呢，它们用红色拼成后、再淋上一层粉色啦！看看它们是多么地鲜艳，看看痛苦是多么地短暂，看看那个可笑的表情者哭泣的样子，哈哈哈哈哈！他的鼻涕都差点流出来了，看来他的泪水就是鼻涕了。哎呀！抹得一脸都是，太他妈可笑了，你觉得不好笑吗？那可真惨，笑容才是世界最美好的呢，若是你失去

了笑容，那悲伤也失去了，你可太可笑了，哎呀，世界太他妈可笑啦！我的生活呀，给所有美好的东西充斥着，你却这么可笑，你看起来就像一个没脚印的娃娃呢！你看起来就像一个没有脚的可笑物呢！你活着可真的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了。

你——你真他妈该死啊，你他妈怎么不去死，世界那么多地方，你可以藏在任何一个地方死，难道你连死都不会写了吗？难道你看不见月亮已经没有了么？漆黑已经被吃光了吗？难道你不该死吗？是啊，你真该死，你该被阳光吃光后，死在没有影子的光线内，你该没有快乐，那你就不会死了，那你就不会有我说过的一切了。你有的，仅仅是没有快乐的快乐，真正的、空白的、快乐。

让我们飞吧！你看看，天使都在天上等着我们呢！真可爱啊！我好喜欢那个笑嘻嘻的天使啊！我好想要从来都没见过天使啊！我只想一个人蜷缩起来，把自己锁在没有位置可挤的箱子内。那样子世界就没办法找到我了，那我就在虚假无用的悲伤内静静死去了。思维也不会再在虚假的空虚内悲伤，且愉快了。我好想，好想要锁着、蜷缩着、缩在那个黑点内、藏在瞳孔内、不被发现，那我的世界啊！它们就会变好啊！它们就没有颜色地笑着啊！它们可真可爱啊！那些可爱的天使真让我眷恋！世界太美好啦！耶！！！

二：我是可悲的短暂体验者，你们是可悲者的阅读者

许多人总把有感而发的短暂体验描写出来，并称为人生道理，人生道理的描写者只不过是一个可悲的短暂体验者。可没人去在意这些，他们仅仅会觉得有道理，便把这些人生道理记在脑海里，并用一辈子来记住这个“名言”，并把那句“名言”进行极为深刻地、抽象化。一切事物都可以被抽象化后，变为这个“名言”的一部分，一切都可以用这个“名言”来解释。至于那些深思者却被大群体给抛弃了，原因很简单：“太复杂了，太麻烦了，我知道的那么深干嘛，对我的生活没有任何好处。”

一切都多么可笑，一切都被弱者、下等人给操控住，一切都只要是简单的、容易懂的，我可以参与的、简单的、就可以证明自己的、最安全的、人为控制了抽象难度的、美化到达顶端后的赞赏、同类之间的交流难度抽象化、复杂化、礼仪抽象化、容貌抽象化、一切实质的抽象复杂化、表象的巅峰的奖励极度美好化、人生目标定义化、人类愚蠢化、宗教名字占卜身体感受抽象分类化、本体感受低于固化的资料化（书、证明资料、非专家描述的文章、专家描述的文章）、自我思维现代体制化、个人主义化（可笑的本体就是非个人的、却偶尔个人化、亦长时间个人化、亦认为自我并非个人化、你就是个人化、却还要伪装成群体化、最后可笑地再用“我的生活是我自己的、其

塑料袋大热卖

省吃俭用存下半年的积蓄，拿去买了一枚时尚塑料手袋。就是当年在超市里2毛一小袋，5毛一大袋的塑料袋，在菜市场或个体店里消费必送的人情，小时候捕获空气用来吓人的装置，不论穷人还是富人的必需品，防止食物串味变质的生活小妙招。

2035年，全球经济大发展，一枚皮具手袋已不再是上流社会的敲门砖，上流人士于人们的分别越来越模糊。即便是普通工薪阶层的月工资也离一枚手袋差不离多少钱，那如何才能再拉开贫富差距成了那时候最紧要的事情。也就在那时世界环保组织颁布全球禁皮令，禁止一切皮制品的销售与使用，包括但不限于皮鞋，皮包，皮衣，皮质家具。

此禁令一出，似乎对于一般家庭并没有什么影响。毕竟皮具不是什么必需品，没有皮鞋还能穿塑胶鞋，没有皮家具还有木头家具，没有皮包还有塑料袋。虽然塑料袋很容易磨损，装下点坚硬的东西进去就会留下划痕，可它确实具有廉价，容量大并且容易收纳的优点。

直到一年以后，人们发现市面上能见到的塑料袋越来越少，去超市或者菜市场也不再提供塑料袋，起初人们觉得并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出门购物时附赠的塑料袋都会囤在家里的某个角落里作为备用垃圾袋。其实在很早之前超市里就不再提供塑料袋，接着是菜市场。在这期间人们已经习惯了自备一个塑料袋上街。可塑料袋损耗太快，往往是出门购物回来，套在垃圾桶上面，一枚塑料袋的使命就这样结束了。如今却不行了，塑料袋从生活中完全消失：扔垃圾要提着垃圾桶，出门购物要穿着大容量裤兜的裤子。具有内侧口袋的风衣和工装裤一时间成为了人人必备。

在这一年，服装行业掀起了大口袋风潮，百褶裙化身百兜裙，腰线用上了鱼线加固。工装马甲可以在左右各两枚口袋上再用快开扣加装上两枚口袋。诸如此类，千奇百怪。人们像是行走在路上的运输机，鼓鼓囊囊装着不知何物。

还记得曾经的奢侈品皮具厂商，沉寂这一年以后发布了新一季度的限量单品：多口袋硬化塑料手提袋。价格从有效数字前的三位0，变成了有效数字后数不清的0。

只要还尚存对金钱的感知，就理应为此感到不幸吧，找不到塑料袋替代品时丢垃圾也成了件琐事，提着垃圾桶排着长长的队，在公共垃圾桶前忍受热臭进行垃圾分类。

曾经的王叔本是处于勉强小康的水平，可平时生活节俭到连沾满油污的塑料袋也不当垃圾丢，而是捏成一团囤起来作为备用垃圾袋。久而久之这塑料袋囤积越多：一个塑料袋能装下数十件垃圾，而这些垃圾在还未成为垃圾的时候总携带着新的塑料袋。这囤积的塑料袋成了蟑螂的繁殖地，为此常跟家里人吵架。

不过转眼间，市场上差不多与垃圾划等价的塑料袋在商家有意回收下一时间供不应求，价格水涨船高。平常的塑料袋也涨价到十余钱，可这也并未给老王家带来多大的收益，老王从此更不敢用塑料袋装垃圾，每天看着时间，提着垃圾桶下楼丢垃圾。

人们并非没有想过用其他材质来代替塑料袋，可是布料并不防水，怎么装下厨余的漏水，硬质的盒子与垃圾桶又有什么分别。一枚塑料袋十余钱看似不痛不痒可又是极大的消耗品，任谁也会觉得肉疼。倒不如多走两步路，多花些时间，提着垃圾桶下楼再提着垃圾桶上楼。

城市就此变得干净，天空中再也看不见纷飞的塑料袋，高楼尖顶上勾着的旧袋不知何时也消失不见。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变得可见，少了层雾膜人人都可以看清对方从饭馆里打包了什么食物，从菜市场买的鸡有没有拔毛放血。可见并不代表着距离变近，总有巨型的鳞片爬上黄叶的身，一眼望去骨肉相交的红食。从前藏在黑色塑料袋里，现在握在手里。

再说回奢侈品牌的包。确实可见其设计巧思。在塑料中加入了金刚石粉末，既增强了耐久度，又增加了材料费，更加理所当然的卖出高价钱。一时间上流社会的人人都拎起了塑料包，一时间各大厂商纷纷效仿。服装厂商也把这样的塑料袋印在衣服上，销量一样紧俏。

此时大量的需求促成了犯罪，塑料袋本廉价，储存的仓库当然也不会像银行那般密不透风。连银行也会遭窃，塑料被盗也是迟早发生的事情。一伙人趁着夜色从正门大摇大摆走进仓库，身后跟着三辆大货车，开着远光灯。那仓库守卫正愣神，这伙人就自顾自搬起封装塑料袋的木箱子。人手不够顺便拉上守卫一块搬运。总而言之在这之后似乎人手都有了一枚塑料袋，那个守卫被人发现时手脚被塑料袋绑着，嘴里塞着，头上套着塑料袋，浑身赤裸。但并没有挣扎的痕迹。最后盖上厚的黑塑料送入尸房——这应该是那一年最贵重的死法。带着吞金的气势离开这个地方。

塑料袋的价格并没有降下去，反而因为派别斗争价格涨了一番。守旧派就是当时因为那帮侠盗获得了塑料袋的人，认为塑料袋应该恢复旧时以分毫计算的价格，维新派是以大商家为首的人物，他们希望塑料袋的价格维持现状。

“塑料袋是生活必需品！不应该付出这么高的代价来得到！”

“塑料袋是环境污染物！不应该在社会大局之间流通！”

“你们不为百姓着想！”“你们不为自然着想！”

他们争吵火热，不可开交，气温攀升，口干舌燥。双方纷纷准备从塑料口袋里掏出水来降燥。不知是从哪一方阵营里先发出来的惊呼。塑料袋的模样变了：守旧派手里的黑塑料袋遇热变成了半融化状态，到了一个阈值就不再继续融化，保持着固态的流动状。维新派手里的奢侈品塑料袋因为加了金刚石粉末在其中，并不会融化，而是会在握持以及缝合的部位微微发红，像是长时间通电的电阻器。

“溶解！”守旧人们开始奔走，踩踏，恐惧附着愤怒之上如断腿撒尿的狗，断肢无处安放。接着将众多塑料袋收集揉成球，半溶解的状态增强了塑料袋的可塑性。投掷在地上砰砰作响。击鼓整势以肌力的装置攻击。

“固化！”维新人们举起手包，旋转，以赤色的镜面反观自身如置身稳定的火海。火海中的情歌声在上涨，从膀胱直冲喉头，圆滚中孵化断舌夜莺，薄膜羽翼和黧黑盲眼啊。投入火海的球都在胀气，怦然炸裂出一片空间。在这一刻乍现“狭视空间”一词，代表着此刻眼前凝视的空间将诞生一枚永存的不可被再次观察的副本，与空间本体交叠一起。完全平整贴服与立体空间之上。

音浪从此处传递到另一头，拍岸后以更大的声响回击，声响高过人声时人变得哑口，一时手足无措愣着这声响如何更盛大。声响裹挟着塑料碎块，坚硬的红光敲击在守旧的脑壳上隆起红色的大包。黑色的幕布蒙蔽维新的口鼻教导以俯卧姿态吸食空气。

双方都裹挟自身进入道路，身后的门大开以留退路。在黑暗中伸舌寻路，触碰地面的断指指引方向。身后的断指转瞬枯骨，颤抖沉入地下，两百年后开出黑花。他们看见道路尽头满是黑花，而不见黑花地的土里金白相间的半溶化头骨。抽离时间的每一个节点只留下开头和结尾，一片铺盖天空的薄膜在每一厘地面投射下细密格纹，格纹外的方格随着视线移动产生扭曲，短舟时现。短舟以

短舟的视角观薄膜并命名为宇宙，在其视线之中看不见格纹，只看见一片平坦。而在平坦中如何将其定义为短舟，其形状怪异，只是因为停泊在起伏中而被称为舟。似乎短舟是被隔着网格观察的猿类，而其自身不知。

时间的尽头已不可见短舟，时间尽头已不见格网，可仍留下了起伏的波涛。受伤的眼睛经久遗传，即便不见格网畸变，扭曲的意象却已深植于眼。并以此为真实，对狭视空间视而不见。

他们眼前只有黑花地。局促喘不上气，挠身上凸起的痒包，挠身上凸起的皮肤，挠身上突发的恶疾。扣喉咙生长的舌苔，扣喉咙多生的智齿，扣喉咙中堵塞的塑料。他们这才明白，塑料袋是他们如此处境的元凶。

他们握手言和，守旧人的身体被红光划得血肉模糊，维新人的口被黑片噎地发不出声音。想到自身背负的巨大罪责，便弓下腰，效仿前人剃下一段手指为未来的对立派指引和解之法。他们忍着痛离开了道路，临近出口不堪重负便爬行着前进，这暗含着没有人从阴道中直立出生的定论。在此之后一切都会归于新生。

垃圾焚化厂里又开始传出浓烈的塑料燃烧的刺鼻味道，街道上再度飘起五颜六色的塑料袋，楼房顶上挂着斑斓彩色旗帜，标榜重获的塑料袋自由。

七夕节的新潮流，在垃圾袋里装满氢气，很多个绑在一起，底下挂上驴牌靓袋，在靓袋上刻上“我爱玥玥”的字样，祈求月神保佑爱情美满。像放飞孔明灯一样放飞靓袋，月光透过靓袋，反射出金刚石的光点在水地上，水地里的鱼跃接住光点，递给月神，爱人亲吻。

垃圾臭袋和驴牌靓袋高高飞在天空，幸福生活在一起，永远不分离。

海水侵袭沙滩时没有意图，这是它的属性，所以不该被怪罪。

又醒了。睁眼时还有我在沙滩上涂抹的痕迹被浪的白沫一点点吞没的残像。然后视网膜才感知到黑暗。我往枕头边一通乱摸，找不到手机，大概又是玩着玩着不知不觉睡着了。无奈起身在被子里找，没找到，但我实在太困了。算了闹钟没响就能继续睡。

回笼觉可以很快速地把梦续上，然后适时或不适时地被闹钟打断。我再次睁眼，松了口气，下床捡起被我踹下去的手机。未读信息3条，分别是某新闻，某咖啡会员通知，还有扣费提醒。

出门前给李东发消息，我好了。他秒回一条语音，声音甜腻得让人作呕，好吧其实我觉得挺可爱的，他说我快到咯你等等啊哥。

对玄关的镜子理了理领口。脸瘦得好崎岖。也不是一两天。一会儿李东会带美式，虽然我没有像他一样有消肿的需求但是最近睡得不好。

其实不觉得好喝，也就他那种精神上海人会酗。上次在新闻里看到有人在公交站旁边边喝边放黑胶，太夸张了，一种气泡里的小资生活，我替代性尴尬。但又瞬间联想到李东和正选，这是他俩能干出来的事。

下楼出大门时刚好李东的车到了。我进副驾快速扣好安全带。
哥你黑眼圈很重哦。李东絮絮叨叨，一下有一下没地敲方向盘。

啊 我莫名慌乱，瞟到旁边的咖啡外带袋，想拿一杯，刚摸到杯套李东又说，不是，哥你不是说让我不要空腹喝咖啡的吗？我跟你说不关系的你还不信来着，现在相信科学了？
我更慌了，一时找不到应话，只好瞪他一眼假装无语，手顿了几顿，还是拿起咖啡喝了口，应付过去。

一如往常是很吵的上班路。李东又乱七八糟地说着自己的事情，偶尔问我两句。我其实也没有认真在听，但是我知道我低头闭嘴的话看起来就很像一个好聆听者，不用费力去扮演专注。在他的絮絮叨叨背景音里我往往在想，李东能这样送我多久呢，一会早餐吃什么呢，讨厌的老板希望能在吃完早饭后再看到。

哥啊，哥？

嗯？

你最近是不是又睡不好啊。李东悠悠地问。

我心里一紧。嗯。

又是经常做噩梦吗。

... 嗯。

好可惜我们现在没有时差咯，不然像以前你半夜睡不着我还有空陪你聊天的，但我现在打游戏都不能通宵了，好烦啊，昨天就摸鱼了被训了 ...

海水侵袭沙滩时没有意图。

等早餐时李东问我梦到什么，帮我解梦。我说梦到你和正选在公交站蹲着喝咖啡，正选摆了架黑胶在旁边。

李东皱着眉，这是个好梦啊，我俩装逼不是还挺好笑的吗，治愈啊治愈。

我呷一口水，讲，但是你们放的碟是汪峰。

哈哈哈哈哈，那确实有点惊悚。李东拍着大腿笑起来，在早餐端上来的间隙拆开一双一次性木筷递给我。

坏就坏在海水没有意图，沙流也就没有方向。

我浑浑噩噩水了一天工，下班时李东又一如既往夹着包倚在门口等我，顺便瞟我们室的女同事，自以为看起来潇洒不羁其实很性感。

吃什么呢。我经过他时没有停下，李东抱着手跟上来。

我给正选讲了你的噩梦，他说要来请你吃饭，去间放汪峰的馆，让你祛怕。

我没忍住笑出声。我跑火车你也信啊。

哎呀随便啦，好久没见他了，你不是也日思夜想的梦里也惦记。李东勾过我的肩，抬手臂时我听到他腋下那块布料撕裂的声音。李东也听到了，掩不住尴尬的神情，悻悻地把手缓缓搭在我肩上，吐一个字戳我一下，天啊怎么离你近点我就破财，这是上帝的指示吗！补完西装我的钱不会刚好只够我和正选去路边蹲着吃吧完了完了 ...

哈哈，是该少吃点啊你，那就你们去吃呗我梦到的就那样哈哈，好可怜，减减肥吧 近乎机械性地接话，我也不知道我说了什么，回过神来李东已经开始在我耳边骂老板。

可能太累了，去找正选的路上我不知不觉又睡着了。又续上昨晚的梦。

黄昏或者日出的海边，李东半躺在沙滩上，海水拍着他裸露的脚背。我还没走近，他转过头眯着眼睛看我，问你怎么又回来了，不是说这片海很腥吗。

拿到钱后的昊哥迅速骑上摩托，一路狂奔到阿香那里。他悄悄跑到后门，喊阿香赶快收拾东西。

阿香担心昊哥，也睡不着觉，一直在窗前坐着，见他回来时这样慌张，顿时不知所措。

昊哥把阿香拉到后门外，简单说下经过，阿香还是一脸懵懂。

昊哥见状，两手抓住阿香胳膊，认真说道：“台球厅老板、镇政府肯定不会放过这家店的。但我们可以选择离开这里，重新开始。当然，你也可以留下，选择跟台球厅老板儿子结婚。”说着，昊哥重新骑上摩托，戴上了头盔，“要不要跟我一起走，你来选择。”

“那我弟弟、爸妈……”

“放心，我们还会回来的。台球厅老板要找的人是我，我保证他们不会有事。”

阿香最终接过了昊哥递去的头盔，坐上了摩托。

当时的我还在睡梦中，隐约感觉到耳边传来一阵熟悉的轰轰声。我以为是昊哥又在镇上无所事事地练车技，却没想到竟是最后一次在镇上听到这样潇洒的车声。

“我当时坐在东昊摩托上，害怕极了。脑里一片空白，只记得紧紧抱着东昊的腰。东昊骑得很快，根本看不清路，前面总是黑漆漆的，好不容易找到一处有光的地方，四周却又十分陌生……”阿香后来和我们讲起她跟昊哥离开小镇的经过，内心总是迟迟无法平静，毕竟当年的她才16岁，还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个生活了16年的地方。

第二天，台球厅的老板并没有报案，对外只是说昊哥参与赌博、输钱跑了，还欠了老板很多钱；私下里却找道上的人不停打探他的消息，或许他更希望私了这件事。

阿香的父母却去报了案，因为有人告诉他们说是昊哥绑架了阿香。直到后来阿香偷偷给她父母打电话讲了原委，又寄回来了些钱，她父母才去申请撤了案。

昊哥的妈妈和妹妹也时不时会收到他从遥远陌生地方寄来的钱，有时还夹着一封昊哥写的信，信里写满了对她们二人的愧疚、歉意、关切和祝福。

昊哥不是没有偷偷跑回来过，只是大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把摩托车停在镇口，然后捂得严严实实再进镇里。他有时会给我和小枫带些其他地方的特产，有时会给我们一个信封袋，里面装着欠某个亲戚朋友的钱，再和我们聊上两句，又匆匆消失在路口。

他说他在城里找到了工作，但地方不固定，有时在夜总会，有时在洗浴中心……常常凌晨三四点钟才下班，但工资还可以，勉强够还房贷。他还对我们说：“有机会还是要多出去走走，外面的世界，和在录像厅里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多年过去，我和小枫也离开小镇、去了Z市工作和生活。但每次回去，镇上都不断会有新的变化：树木花草多了，马路也宽了，来往进出的车辆总是密密麻麻……曾经熟悉的台球厅、小卖铺、录像厅早已不在，变成了大型商场和超市。水塔原址上新盖的行政大楼很气派，周围还建了公园、休闲广场、党群服务中心，附近的居民都很满意。

日期： 年 月

修正栏

人是容器的计量单位

装满好奇

就蹦出一堆问题

装满愤怒

可以兑换匕首一把

装满疲惫

大床房休息一晚

不过九点半前要记得退房并准时打

卡

装满烦躁

可以让愤怒帮忙捅上一刀

找到出口

装满怨念

会引发消化不良呕出一滩酸水

喂 别说了 你已经满了

需要去处理一下吗

没事

你帮我踩两脚

还能再撑两天

《圣心堂》

在雷雨前夕
在无数凌晨时分
在我随手写下的某句话里
我得到过想得到的所有回应
在上帝身边
在萎靡的午后
在圣心教堂的某个角落
我藏着为你拿捏的最后一丝柔软
我走出圣心堂
是为了走近你
你走向圣心堂
是为了避开我
我们在—块风雨百年的石头旁擦肩
在一个转眼云烟的日子里互相偿还
在陌生的车站告白
在—张转回头的笑容里匆匆数年
你说我的生命里只有爱情
是的
你提的所有问题
在我这里都和爱情有关
如果我不再关心你
你也不能再温暖我
在回忆里
在有雨的夜里
在我们各自的余生里
—定会有千百次重复的旧梦
梦到无数次幸福的寒冷

我知道你会启程
去陌生的城市寻他的痕迹
也相信你会在归来的路上
重新定义永恒

《棺材开上高速公路》

人喜欢把棺材
开上高速公路
弥留的一口气
从排气管吐出

2019 12.22

10. 献给枯萎的树们组成的森林，以及孜孜不倦
的蚂蚁

我的痛苦随意地
流窜在我的生活中
像一只蚂蚁
爬树

我坚硬却垂朽皮肤
感受到了痒和疼痛

又像一群蚂蚁
爬树
没人会在意一只蚂蚁
没人会注意一群树上的蚂蚁
而我是那棵树

空洞
／
屠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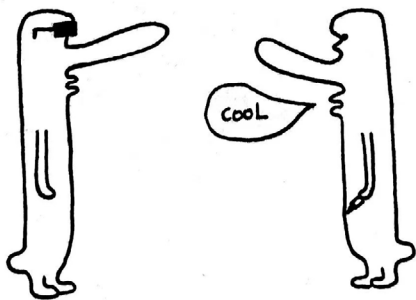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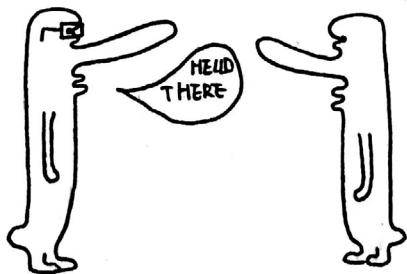
56.5

《虚空之年》

一年分四季，十二个月
以年计数余生，我们心惊
以月计数余生，我们长舒一口气
过去的日子，如同眼前的枯叶
静默地风化
我们盘腿而坐，谈论明天后天
却有意避开昨天
不是我们胆小，而是人之常情
过去的日子总是让人无处提及

我
残
梦
一
般
的
村
庄
／
范
庆
奇

57





“呦”



“.....”



“呦呦”



“真听话”



“!!!”



“.....”



“这个感觉，过于真实，不像在做梦”



“啊!!!!!! 妈呀”



新年好
万事如意

2025



ZG



Contents / 目录

“叱咤于街中”展览空间设计效果图 Rendering of the exhibition space design of "Tsk-Tsk in the Streets"	Cover / 封面
概念 / 冯火、郑国谷 Concept: Fong Fo, Zheng Guogu	2
注释 Annotation	2
“叱咤于街中”展览空间设计总平图 Design layout of the "Tsk-Tsk in the Streets" exhibition floor plan	22